出道

改变你生命轨迹的修炼现场小说

北京出版社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楔子（1）
- 楔子（2）
- 第一章 郑斌律师登场 第一节（1）
- 第一章 郑斌律师登场 第一节（2）
- 第一章 郑斌律师登场 第二节
- 第一章 郑斌律师登场 第三节
- 第一章 郑斌律师登场 第四节
- 第一章 郑斌律师登场 第五节（1）
- 第一章 郑斌律师登场 第五节（2）
- 第一章 郑斌律师登场 第六节
- 第一章 郑斌律师登场 第七节
- 第一章 郑斌律师登场 第八节
- 第一章 郑斌律师登场 第九节（1）
- 第一章 郑斌律师登场 第九节（2）
- 第二章 师傅鲁鸣放 第一节
- 第二章 师傅鲁鸣放 第二节（1）
- 第二章 师傅鲁鸣放 第二节（2）
- 第二章 师傅鲁鸣放 第三节（1）
- 第二章 师傅鲁鸣放 第三节（2）
- 第二章 师傅鲁鸣放 第四节
- 第二章 师傅鲁鸣放 第五节（1）
- 第二章 师傅鲁鸣放 第五节（2）
- 第二章 师傅鲁鸣放 第六节
- 第二章 师傅鲁鸣放 第七节
- 第二章 师傅鲁鸣放 第八节
- 第三章 匪夷所思的离婚案 第一节
- 第三章 匪夷所思的离婚案 第二节
- 第三章 匪夷所思的离婚案 第三节
- 第三章 匪夷所思的离婚案 第四节（1）
- 第三章 匪夷所思的离婚案 第四节（2）

- 第三章 匪夷所思的离婚案 第五节
- 第三章 匪夷所思的离婚案 第六节
- 第三章 匪夷所思的离婚案 第七节 （1）
- 第三章 匪夷所思的离婚案 第七节 （2）
- 第三章 匪夷所思的离婚案 第七节 （3）
- 第三章 匪夷所思的离婚案 第七节 （4）
- 第三章 匪夷所思的离婚案 第七节 （5）
- 第三章 匪夷所思的离婚案 第八节 （1）
- 第三章 匪夷所思的离婚案 第八节 （2）
- 第四章 一连串的意外打击 第一节 （1）
- 第四章 一连串的意外打击 第一节 （2）
- 第四章 一连串的意外打击 第二节 （1）
- 第四章 一连串的意外打击 第二节 （2）
- 第四章 一连串的意外打击 第三节 （1）
- 第四章 一连串的意外打击 第三节 （2）
- 第四章 一连串的意外打击 第四节
- 第四章 一连串的意外打击 第五节
- 第四章 一连串的意外打击 第六节 （1）
- 第四章 一连串的意外打击 第六节 （2）
- 第四章 一连串的意外打击 第七节 （1）
- 第四章 一连串的意外打击 第七节 （2）
- 第四章 一连串的意外打击 第八节
- 第四章 一连串的意外打击 第九节
- 第四章 一连串的意外打击 第十节
- 第五章 拿什么来拯救你 第一节
- 第五章 拿什么来拯救你 第二节 （1）
- 第五章 拿什么来拯救你 第二节 （2）
- 第五章 拿什么来拯救你 第二节 （3）
- 第五章 拿什么来拯救你 第三节 （1）
- 第五章 拿什么来拯救你 第三节 （2）
- 第五章 拿什么来拯救你 第四节
- ?五章 拿什么来拯救你 第五节
- 第五章 拿什么来拯救你 第六节
- 第五章 拿什么来拯救你 第七节
- 第五章 拿什么来拯救你 第八节
- 第五章 拿什么来拯救你 第九节 （1）

- 第五章 拿什么来拯救你 第九节（2）
- 第五章 拿什么来拯救你 第十节

楔子（1）

对话人：郑斌，24岁，实习律师。

鲁鸣放，41岁，资深律师，郑斌实习期间的辅导老师，按业内习惯郑斌称之为师傅。

时间：2005年4月的某天傍晚。

对话一：关于正义与公平

郑斌："律师执业究竟是代表法律正义还是代表委托人的利益？如果律师沦落成委托人的代言人，我觉得这与我的追求有很大反差。师傅您别生气啊，我不是说……"

鲁鸣放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给你讲个西方的冷笑话吧，你应该听过的。说是，律师代理的案件获得相对公正的判决，律师立即兴奋地给委托人发去电报："正义已经取胜！"孰知委托人马上回电："立刻上诉！"

"是的，我们学校很流行这类东西。"

"这说明，"鲁鸣放收敛起笑容，"委托人关心的不是什么正义是否得到伸张，而是自身的利益。而委托人自身的利益并不总是与正义或公平相一致。用大白话来概括，法律就是一个正方形的框框，框框之内叫做合法，框框之外叫做违法！此乃所谓规矩方圆。但是，在合法与违法之间并非总是那样界限分明，会有那么一部分重叠交错，一般我们称之为灰色地带！对于灰色地带的行为究竟是合法还是违法，就有那么点子说道了，这也就是我们律师要去动脑筋做文章的地方。因此律师执业无关正义，只求合法。"

楔子（2）

对话二：关于生存与发展

郑斌："感觉起步真的好难呐！根本没有人愿意相信我们这些新人，没有案子做，吃饱饭都是个问题。"

鲁鸣放："几乎每个行业都有个二八定律。也就是说，百分之二十的人拥有百分之八十的业务份额，而百分之八十的人只能去争抢那剩下的百分之二十的业务。在我们律师行业，这个比例也许达到了百分之九十！确切地说，是百分之十的所谓成功律师占据了相当于百分之九十业务份额的经济收入！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金字塔，成功和富裕的仅是塔尖的极少数，他们是律师界的光环，一切关于律师的美好传言皆因他们而生。而你，郑斌，在塔的最底层！这就是你面临的生存状况。

"不要好高骛远，开头的三五年，律师职业就是你吃饭和谋生的手段！七十二行之一而已，与路边那些搬运工没有任何不同。但是，你要在心里始终把它视为你最崇高、最神圣的事业！等你度过了最艰难的创业阶段，等你有了一定的业务基础和经济基础时，你要做大、做强你的事业，事业是可以传继的，而职业只能用以谋生！"

或许，这就是律师这个职业的残酷之所在，也是这个职业的魅力之所在吧！

这部小说将为您讲述关于郑斌、关于鲁鸣放、关于中国律师的许多故事，带您走入这个既神圣又神秘、既熟悉又陌生的行业。

同时，这仅仅是一部小说。书中的人物、地名、名称、情节、情景、案例均为虚构，若与现实相同或相似，纯属巧合。

第一章 郑斌律师登场 第一节（1）

2005年1月1日，上午九点半，武汉市江岸区某住宅小区的出租屋内。郑斌被一声高分贝的“个婊子”给吵醒了，这令他很不爽，元旦假期都不能好好睡上一觉吗？郑斌在心里诅咒这对和他同租的夫妻，不，是诅咒那个肥胖的、粗俗的刘姐。

三个月前，刚刚与武汉市某家规模不大的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实习合同的郑斌着手在律所附近找房子。这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大社区，房源丰富，只是租金对于这个尚无任何经济来源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显得过于昂贵。

因此，当看到这对来自武汉市郊区黄陂的夫妇贴出的合租广告时，郑斌赶紧与男主人取得联系。经介绍男主人姓王，女主人姓刘，孩子在老家没带过来，两口子就在这个社区做点小生意。

房子是两室一厅，这对夫妻住大间，小间用来分租，客厅、卫生间、厨房共用，如果合租的话，郑斌需每月分摊280元，水电费另算。

实地看了看房子，还马马虎虎过得去，但郑斌还是觉得负担有点沉重，男主人见状主动表示，你如果不使用厨房的话，每月你出250吧，还有水电费，考虑你是单身汉，你就承担三分之一吧。

郑斌心动了，知道这个价格已经不错了，但嘴上还是说，250多难听啊，240吧？男主人立马回绝，那我老婆还不把我整死？这样吧，248！行不行？郑斌点头，就这样，成交。

可是搬进来的当晚郑斌就叫苦不迭了。因为他看见了女主人，那个肥胖哟，简直难以想象她是如何把自己的身体挪上七楼的，那个身板、那个体积相当于男主人的二倍不止吧？

最主要的还是嗓门奇大、用词粗野，甫一开口就把郑斌震得一愣：“哟，个板板，好标致的伢哟，就是你姆妈太瘦了！（武汉话：好帅的小伙子，就是长得太瘦了。）”标准的黄陂口音，音量之大让准备不足的郑斌耳朵嗡嗡了老半天。

第一章 郑斌律师登场 第一节（2）

男主人苦笑一下，我家老婆别么子都蛮好，就是讲话声音大点，嘿嘿。随即这个叫刘姐的女主人麻利地准备晚餐，厨房里锅碗瓢盆叮咚一阵嘈杂。

郑斌趁机溜进了自己房间，打开自己大学期间攒下的电脑，可惜家里没开通宽带上不了网，郑斌一时也交不起开通费，找出个单机版的游戏玩了几把。半晌，房门被“咣咣”地擂得山响，郑斌吓得一个激灵，鼠标一抖，把游戏里的自己给干掉了。刘姐的大嗓门在门外传来：

“吃饭没有？一起吃，热闹！”

人家一片好心，郑斌本想提醒刘姐尊重他人隐私也就不好开口了，只能开门表示感谢，说自己已经吃过了，以后都在单位吃，不必麻烦了。

既然已经出来，就干脆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来准备看看电视。郑斌喜欢看央视十二套的法治频道，而电视上正在播放的是一部什么很红火的韩剧，刘姐在旁边一边狼吞虎咽一边哈哈地盯着屏幕，再一瞅，她竟然还端着酒杯不时哧溜一口，脸色也开始变得红润而油光发亮，郑斌一直在寻找的遥控器被刘姐夹在了自己两条肥胖大腿的中间！

郑斌心里那个火啊！刘姐喜欢看这类垃圾肥皂剧也就罢了，口中还要随着剧情喋喋不休，“个婊子”、“个板板”这类的脏话不时从那张不断咀嚼食物的嘴中高分贝地喷出，郑斌仿佛感觉有食物的残渣从眼前掠过。

广告时间，刘姐忽然注意到不远处的新合租人郑斌，马上对正在蔫头蔫脑吃饭的男主人吆喝，去端杯酒，给这个伢喝！接着又热情地向郑斌介绍是家乡自己酿的酒，味道好不上头。

郑斌哪里消受得起这份热情，马上找了个推辞闪进自己房间，一关上门，倒头挺在床上。天哪，这可如何是好？难道自己堂堂一个高级白领，就将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高级白领？郑斌苦笑一下，事实上此时他还没有吃东西，刚刚看见那个刘姐大口咀嚼的样子，内心虽然十分鄙视但肚子里的小馋虫还是被钓了起来。

什么今后由单位提供饮食？那全是自欺欺人的狗屁，回想这将近一年以来的求职历程，郑斌不由得再次苦笑起来……

第一章 郑斌律师登场 第二节

郑斌家在鄂西北一个偏远小县城的贫瘠的乡下，那个地方属于湖北省的贫困县。郑斌属于那种既没有太多天分也不是十分勤勉的孩子，事实上勉强考上高中后，如果不是父亲的坚持和乡中学宁校长的鼓励，郑斌自己并无太多的读书愿望。

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高三这一年，郑斌的成绩突飞猛进，并最终骄傲地成为县城的文科状元，为此县政府还给予了2000元的奖励。

但真实的原因只有郑斌自己知道。那是高二时他无意看到了一本纪实文学，讲述的是美国著名大律师德肖微茨（辛普森杀妻案的辩护律师）的成功故事，这本书深深地打动了郑斌，他为德肖微茨的绝世才华所倾倒，也为律师的丰厚收入所吸引。

他忽然意识到，在这片鄂西北的贫瘠土地上，不会有他展现人生价值的舞台，于是，平庸的郑斌开始发力。

还有一个原因，郑斌当然不会承认。

在高三的一次考试过后，他的英语老师——一个3岁孩子的妈妈、相貌虽然平常但很有气质的女教师，随意而亲昵地抚摸一下郑斌的后脑以示鼓励，这个不经意的动作在郑斌心里掀起的涟漪是那样长久而激烈，极具震撼力和杀伤力！

情窦初开的郑斌以前只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现在忽然明白书中还有颜如玉！没什么高尚可言，为了金钱和美女，郑斌显露出后来居上的强大攻势。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在一次和同学合办的谢师宴上，郑斌多么希望英语老师再抚摸一次他的头，当然，如果能再深入……可惜，英语老师一点也没有觉察到这个孩子的心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她那个可爱的3岁宝宝身上，令郑斌好一阵子惆怅。

第一章 郑斌律师登场 第三节

2001年9月，当郑斌辗转来到繁华的省会武汉时，面对自己梦寐以求的中南政法大学的大门，郑斌心里涌出了一股豪迈。

他告诫自己一定要混出个人模狗样来，一定要带着荣耀回到家乡！带着若干年后能娶上一位漂亮温柔的妻子，把辛勤劳作一辈子的父母接到武汉享福的幻想，郑斌开始了四年不咸不淡的大学生活。

应该说大一时郑斌还是很努力的。进入大二，身边的同学仿佛不约而同地跌入了爱河，可怜郑斌虽然算不上贫困生，但肯定不具备谈情说爱约会女朋友的经济实力，只能望洋兴叹。

同学之间甚至还有传言，说某系某班某某晚上去酒吧坐台赚钱，某某被大款包养……世风日下啊！郑斌也就慢慢对学习淡了心，开始寻觅并从事一些诸如家教、电脑销售等工作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

到了大三，同学们的注意力已经高度集中到就业方面来了，制作精美简历、参加人才招聘会，忙得不亦乐乎。

这时郑斌不得不开始正视一个痛苦的现实：曾经的香饽饽法学如今已经沦落，甚至有人将法学列入十大垃圾专业！

法学的出路无非就是进入公、检、法、司，还有一些大型企业内部对法律专业人才有一定的需求，但是公、检、法、司属于国家机关，要的人极少且必须通过公务员考试，其中进检察院和法院还需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没有一定的关系和后台几乎不用加以考虑。

郑斌知道，要想成为德肖微茨那样的大律师，他首先必须通过司法考试这一关。郑斌没得选择，和许多同学一样开始着手复习准备，尽管，历年来经过统计，通过的概率是那样令人寒心。

回首那段备考的日子，含辛茹苦？挑灯夜读？不不不，这些远远不足以形容，应该叫舍生忘死、背水一战！

本来按规定，报考司考，首先要具备法学本科学历，但也不知道学校通过什么渠道和方式与司法主管部门达成协议，总之，他们这批

在校的大三生获得了参考资格，更加幸运的是，郑斌竟然通过了考试，这个结果让郑斌在那帮哥们儿面前挣足了面子。

说到这个结果，不得不提一提郑斌的女朋友赵彦。

第一章 郑斌律师登场 第四节

赵彦与郑斌并不同班，平时最多也就是点头之交。要说赵彦与郑斌有什么相似之处，那就是他们都属于被爱情遗忘的类型，郑斌是因为家庭状况和经济能力，赵彦则是因为容貌。

赵彦并不丑，只是不够精致。嘴唇有点外翻，体态微胖，加上鼻梁上那副眼镜和浓重的鄂南方言，似乎女生男生对她都不太感冒。

因为备战司考，两人在图书馆碰面的机会多了起来，慢慢有了闲聊。原来，赵彦家境还是相当不错的，父亲是鄂南某县级市的人大副主任，伯伯是该市法院的院长。

赵彦从进大学的第一天起就已经被安排好了工作——法院，这实在惹得郑斌满腹嫉妒。凭什么呀？赵彦参加司考只是人生职业经历的必经程序，因为以后要成为法官少不了这个资格。至于公务员考试嘛，相信她的父亲和伯伯能够帮她搞定。

郑斌感慨，怪不得大家都打趣说参加司考的一定没有美女，因为美女太忙。有太多的爱情、太多的约会、太多的邀请、太多的化妆占据她们宝贵的青春时光，她们不可能也没有耐心静下来啃那些海量且枯燥生涩的复习资料，只有情场落寞的丑女才不得不依靠知识改变命运。

不过赵彦这个女孩子心地倒是还算善良，也很内敛，对郑斌的处境充满同情，给了郑斌很多鼓励。

一来二去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转变。慢慢地，有了牵手、有了接吻、有了共一个饭盒吃饭的经历，应该算恋爱了吧？

反正在同学和哥们儿眼里，郑斌和赵彦勉强算是一对恋人了，只是处于找工作和告别大学生活的特别时期，加之郑斌和赵彦两人处事比较低调，没有人加以太多注意罢了。

如果说有遗憾，那就是赵彦并没能通过司考。

第一章 郑斌律师登场 第五节（1）

郑斌的实习单位也是赵彦的伯伯通过一个在武汉某法院工作的老战友给联系的，在江汉区某个基层法庭担任书记员。

其实真正参加庭审记录的次数很少，主要是整理卷宗、填写法律文书和接待来访群众。工作虽然烦琐，但郑斌还是干得十分起劲，他多么渴望自己最终能够留在这个基层法庭啊，哪怕是先当一个临时工，再找机会转正。正因为这样，也耽搁了不少其他的招聘机会。

其间，赵彦也流露过让郑斌和她一起回鄂南工作的意愿，说她父亲在公检法某个部门给郑斌安排一个接收单位还是问题不大的，先解决公务员身份，以后再慢慢想办法调到武汉市等大城市工作。

要说郑斌一点不心动那是假话。但郑斌有两点顾虑：一是这样一来离老家越来越远，离他在大城市发展的雄心大志越来越远；二是这样一来就有点子吃老婆软饭的味道了，事事势必看老婆和老丈人脸色行事，这与男人的自尊格格不入啊。他更愿意看到的结果是，自己留在武汉，等奠定了基础再想办法把赵彦调过来。

这期间郑斌和赵彦已经有了几次仓促而窘迫的性体验，谈不上什么欲仙欲死，似乎更多的只是为了证明两人的爱情。

郑斌还发现赵彦虽然长得平庸、体型也略显丰满，但皮肤却白净细腻，温润如玉，这一点让郑斌很满意，看起来对于女人还真是不能简单通过外表和衣着来评判呢。

更重要的是，赵彦是处女，这让同样是处男且满脑子封建思想的郑斌异常珍惜，也就更加坚定了他独自留在武汉发展的信念。

做出留在武汉的决定，其实就只剩下加盟律师事务所这一种选择了。对于一个通过了司法考试的应届毕业生来说，找一家律所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律师法规定必须首先实习一年，在实习期间是不允许脱离实习老师独立办案的。

这样一来，这第一年的生活着落就成了大问题！

郑斌失望地发现律师界原来没有想象中那样好混。能够发工资的叫做授薪律师，也就是说你不必去操心案源问题，只要将所里交给你的案件办好就行了，每月由律所按照合同约定发放工资。好虽好，可惜工资待遇并不理想，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律所本来就很少，而郑斌这种尚不具备独立办案资格的新手根本就不符合人家的招聘要求。

第一章 郑斌律师登场 第五节（2）

还有一种就是给那些大有成就或小有成就的律师当助手，由聘请你的律师给你发工资，待遇嘛也就勉强能够糊口，但是郑斌同样有一个不能独立办案的障碍，你说谁会聘请一个不能替师傅分忧解难的助手呢?

郑斌还清楚地记得自己从第一家应聘的律师事务所走出来的尴尬情形。

那应该是湖北省规模最大的一间律师楼，位于汉口金融区的中央位置，装潢和档次让郑斌感觉心里压抑得喘不过气来。

他瞬间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我是一个上门来的委托人，在气势上就会遭受强烈震慑，那么接下来的律师费谈判必定是居高难下的，这种效果是破败的接见室无法企及的。

惶恐中郑斌被气质高雅的前台小姐引见给一位负责招聘的副主任律师。他接过郑斌毕恭毕敬递过来的材料随手那么一翻，用低沉的、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声音说:

“中南政法？”

“嗯。”郑斌点头。

“比不上武汉大学噢。”

“哦，这个……”郑斌有点子急了，他并不认为武大有多牛。

“不用解释了。过了司法考试？”

“是的！”说这话郑斌总算找回了一点自信。

“多少分？”

“243分。”郑斌的声音低了下去。

“刚刚过及格线嘛……”

“……”郑斌感觉腋下开始渗出汗液，虽然天气已经凉了。

“实习可以安排！”

“啊，谢谢！谢谢！”如蒙大赦的喜悦。

“不过，按照我们所合伙人会议的决议规定，实习期间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

“啊，交费？这个……多少？”

“象征性的，每个月收300元。”

“……”郑斌的脑子已成一片空白。

“考虑得怎么样，小伙子——哦，郑斌？”

“我，我……再考虑一下……”

“啪”，材料丢回了郑斌面前。

还是在那个气质前台的引领下，郑斌逃命似的闪进光可鉴人的电梯，心随着电梯不断地下沉。

“妈的，什么世道？还让不让人活啊！”他在心里狠狠地咒骂起来。

第一章 郑斌律师登场 第六节

此后的遭遇大同小异，虽然不同接待人的语气、态度有了变化，但不变的事实是，像郑斌这样初出茅庐的新手，武汉律师界不在乎多一个也不在乎少一个。

直到三个月前的一天，就是“十一”长假刚刚结束的第二天，他走进了这家叫湖北凛然律师事务所的大门。这家律师楼位于江岸区稍微偏远的地方，周围是密集的生活社区，装潢显然是90年代中期的产物。规模不大，没有现代化办公楼常见的卡座，而是一间连一间大小完全相同的独立办公室，每间整齐摆放四张律师的写字台，有忙碌的、有交谈的也有说笑的，这里忽然间给了郑斌一种亲切感和归属感，他心头一热，马上有了强烈的自信。

这一次的面试进行得十分顺利，自己的发挥也可以打上90分。接待郑斌的是主任律师丁军行，一个和蔼慈祥的老律师，没有任何架子。他和郑斌并肩坐在一张长沙发上，聊天似的询问了郑斌的情况和对职业的要求，然后很痛快地吩咐内勤拿来聘用和实习合同，将签完的合同往郑斌手上一塞，说，我让司机送你去司法局公律科，他们会帮助你办理档案接收的手续，办好了你再过来，我们所里再帮你申报实习律师，下周一，你就过来上班，到时我给你分配指导老师……

郑斌有点不敢相信艰辛的求职路就这样结束了，不，是圆满地结束了！因为丁军行主任告诉他，实习期间，所里每月发放象征性的生活补贴300元，其他的，由指导律师按照郑斌实际完成工作的情况，给予一定的补贴。这简直是郑斌这些日子以来听到的最美妙的天籁之音啊！

在2004年下半年，在大都市武汉，每月30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让一个本科毕业且取得司法资格的天之骄子欣喜若狂……这，多少具有一点讽刺的意味！

第一章 郑斌律师登场 第七节

三个月转眼就过去了，事情的进展并不如愿。虽然档案已经被接收、实习证也办下来了、每个月300元的补贴按时到位，但是迄今郑斌还没协助办理过一件像样的案件。

他的主要工作是帮助漂亮内勤赵怡倩整理律师交上来的案卷，有时帮助律师们复印点材料，最接近本职的工作是替主任去中级法院拿了一次传票和领过一次判决书。原因很简单，没有律师愿意带他。

不参与办案，自然也就没有了额外的那份报酬，这日子过得，可不是用艰难两个字能够形容的！

如果不是其间赵彦来武汉出差时强行给他留下几百块钱的话、如果不是“睡在上铺的兄弟”彪马主动“借”过他一次钱的话，郑斌都不知道自己如何能挨得过来！

第一章 郑斌律师登场 第八节

因此，当2005年新年到来的第一天，上午九点半，郑斌被刘姐那一声高分贝的“个婊子”给吵醒时，情绪已经跌落至谷底。

唯一可能的好消息是，放假前丁军行主任告诉他，新年后会有一个资深律师带他办案，也就是他的师傅，叫鲁鸣放。

鲁律师郑斌当然认识，年近中年、身材魁梧、健硕善谈、风趣幽默，但是郑斌还没有机会和鲁律师直接打交道。现在郑斌担心的还不是这个师傅好不好相处，而是这个师傅最终会不会带他！

既然已经被刘姐吵醒了，就索性侧耳听听，出租屋的隔音效果并不理想，郑斌马上就明白了七八分。

原来今天是元旦，是个做小买卖的好日子。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对老婆言听计从的王哥却没有按时出去摆摊。他们两口子一般都是王哥上午先出去，刘姐呢买完菜做好中饭再去替换。

结果可想而知，当酣睡至九点多才醒来的刘姐发现王哥竟然还在和周公交谈时，立刻就爆发了！

嗓门之高亢、语速之急促、态度之暴烈、用词之污秽堪称破纪录，当骂到：“骚鸡公……昨晚叫你不要……”时，显然王哥一把堵住了刘姐的嘴，接着沉闷一声触地的响动，估计王哥已被强悍的刘姐踹到了床下。

郑斌不禁也感到一阵燥热，这两口子，做事从来不加掩饰，郑斌这些个日子耳根可没少受滋扰。王哥还好，那个刘姐就有点子摇滚的味道了，每当母兽般的吼叫不绝于耳时，郑斌深深地为隔壁那张嘎吱乱响的床的最终命运深感担忧。令郑斌不解的是，瘦弱的王哥怎么会对那个肥胖粗俗的妻子保持孜孜不倦的兴趣?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在郑斌眼中刘姐丑陋且粗俗，但这个人心肠其实不坏，对于郑斌这样的知识分子小老弟甚至有点子尊重。郑斌洗

澡后扔在卫生间的脏衣服刘姐就主动洗了几次，还经常说你这个伢一个人在外面闯荡也不容易，有什么困难就跟你刘姐王哥说。

郑斌对此也只是哼哼哈哈，他心里的强烈愿望就是早日打开工作局面，然后及早搬离这个让他无法忍受的地方。

第一章 郑斌律师登场 第九节（1）

郑斌已经彻底清醒过来。刚掀开被子，即被寒冷逼了回去，郑斌在武汉已经待了四年多，但还是无法适应这里该死的气候。

要说冬天的气温，郑斌老家的鄂西北绝对比武汉还低，但并不让人感觉难挨。要不怎么有人说，武汉的冬天让北方人受不了，武汉的夏天又让广东人叫苦不迭呢?

郑斌蜷缩在被子里，忽然思念起赵彦来，新年的第一天，不知道这个丫头在干什么呢？想着想着脑子里不禁浮现出赵彦那雪白稚嫩的身体，郑斌有了真正燥热的感觉，伸手拿起床头的手机，开机拨打赵彦的电话，寻思是不是让赵彦趁假期来武汉市一趟……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郑斌恼怒地一声长叹，竟然还在赖床！

当然，他也有赵彦家里的电话，但是，在赵彦的父母知道并接纳自己以前，郑斌不打算贸然打扰。接下来干什么？郑斌感到很茫然。这时，电话响了，郑斌欣喜地抓起来一看，却是彪马那小子。

彪马原名叫张子彪，因为夏季钟爱PUMA品牌的T恤而被取了他这样一个绰号，他对此一点也不在意。

他是武汉本地人，为人豪爽仗义，父亲在省公安厅工作，因此这小子毕业后不费吹灰之力就进了神秘的安全局。上次彪马约郑斌出去宵夜，见郑斌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就主动询问是不是手头紧张，郑斌无奈点头，彪马立刻掏出钱包给了郑斌800元，郑斌推辞，彪马不悦，算我借给你行不行?

第一章 郑斌律师登场 第九节（2）

就是靠这笔钱，郑斌终于开通了宽带。想到这里，郑斌心里涌出一股暖意，他按下接听键，彪马那标准的武汉话飘然而出：

“搞么事，伙计？清早起来就占线，又在泡哪个妹妹撒？”

“没有没有，刚刚开机，给赵彦打个电话。”

“么事？放假了赵彦没过来陪你耍？”

“呵呵，还没来得及联系呢。”

“伙计，当心啦！现在的女孩子不抓紧就靠不住了……你还记不记得肖伟和那个班花榴莲？散伙了！”

“哦，不会吧？男才女貌的。”郑斌有点难以置信。

“算了，不说这些晦气话，今天是新年！”彪马忽然换成一种兴奋的口吻继续说，“对了，通知你，这个元旦的活动由我负责安排，我们8811寝室的伙计们在武汉聚齐。么事？刘灿？从上海回来了。对，老三也回来了！赶紧出门，到我单位对面的那家聚义茶馆碰头！”说完彪马咔地挂了机。

郑斌一下子清空了心中所有的阴霾，毕业半年多了，提起这帮兄弟们还真是有点想念，至少这几天不用再去寻思那些烦心事。赵彦？管她，等下子再联系，来就来，不来就算，兄弟们喝酒，让女人走开！郑斌心中忽然升起一股冲天豪气。

嗯，看起来2005年的开局还算不错！

第二章 师傅鲁鸣放 第一节

几乎就在郑斌被刘姐吵醒的同一时刻，一公里之遥的另一个大型小区的住宅楼里，鲁鸣放也醒来了，不过他是被自己的妻子田露露给冻醒的——当妻子似冰的身子贴近鲁鸣放滚烫的身体时，鲁鸣放一个哆嗦就醒来了。

他马上意识到妻子在网络前送走了2004年的最后一夜，迎来了2005年的第一个黎明。

鲁鸣放强忍着妻子冰冷的躯体带来的不快，没有动弹。不久，妻子的身子逐渐变暖，不多一会儿就沉沉入睡。

做了13年夫妻，鲁鸣放对妻子的生活习性自然了然于掌。只是，最近半年，他发现自己的女人变得越来越陌生。

鲁鸣放悄悄起床，洗漱完毕，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来，点上一支烟，回忆这几年走过的人生里程。

大约五年前吧，妻子田露露调往武汉工作。因为田露露的父母及兄弟姐妹都是武汉人，田露露大学毕业后独自留在吉林工作，父母一直希望女儿回到自己身边并为此积极奔走。

刚好那时一家中央驻汉大型国有企业需要一名设备方面的管理人员，经过多方努力，田露露如愿返回自己的家乡。妻子走了，鲁鸣放一个人继续待在吉林也不是个长久之计，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他还是决定离开故土南下武汉。

但是鲁鸣放知道，这个决定从家庭和情感的角度看是正确的，但从事业发展的角度看则意味着极大的风险，因为律师这个行当需要相当的社会资源和稳定的客户基础，离开自己土生土长的家乡，就告别了好不容易奠定的基础。

在老家吉林长春，鲁鸣放虽然不能说名声如雷贯耳，但也办过几件漂亮的案件，提起鲁鸣放、鲁律师这个名字，上至司法行政主管部

门、公检法几个要害部门的负责人，下至周边群众和街坊邻居，至少不算陌生吧?

还有，政府各个部门，伸手就能抓到几个同学和朋友，这意味着什么？鲁鸣放对自己说，这意味着我的饭碗呐！这意味着无论是需要案源还是需要疏通关节的时候，都不至于抓瞎啊！

去武汉，这一切就不再属于自己，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第二章 师傅鲁鸣放 第二节（1）

不管怎样，鲁鸣放来到了武汉。尽管鲁鸣放不愿意承认，老丈人利用多年积攒的关系给予了业务上的扶持，在度过了最初一段不适应期以后，慢慢也就融入了这个城市。

他选择湖北凛然律师事务所，一是因为这家律所离自己的住宅很近，步行只需十多分钟；二是因为朋友引荐。

鲁鸣放不是郑斌，他已有相当长时间的执业年限，也积累了丰富的办案经验和专业技能，尽管初来乍到，但他属于抢手货。

其实还有两个原因使鲁鸣放选择了凛然律师事务所，一是所名，正义凛然，这符合鲁鸣放的追求信念；二是和郑斌的感觉一模一样，鲁鸣放也觉得这家所带给人亲切感和归属感。鲁鸣放不喜欢正统森严和过于职业的场所，更不喜欢摆出一副高深莫测、自尊自大的架势，他更愿意自己执业的场所有一点点家庭的氛围。

将近五年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鲁鸣放艰难而成功地完成了执业的转变，有了自己的客户资源和往来关系，一切开始步入正轨。然而就在这时，鲁鸣放发现妻子田露露发生了变化。

田露露现在下班回家就扑到电脑上，就连吃饭也是交差似的匆匆划拉几口，而从来被妻子视为第一生命的工作、事业、学习也失去了吸引力，随着此起彼伏的QQ“嘟嘟”声，妻子忘情而兴奋地舞动着手指……

很少，很少有哪天妻子会比鲁鸣放更早上床休息，而夫妻生活也随着妻子对网络的投入戛然而止。

第二章 师傅鲁鸣放 第二节（2）

起初，鲁鸣放责怪自己不该经不起妻子的苦苦哀求而为她建了那个叫做文苑轩的文学网站。

刚开始是学技术、维护与更新需要花大量时间泡在电脑上，渐渐地各大板块的那些个版主开始频繁与站长也就是田露露展开了探讨与交流，再往后网站的板块就不怎么更新了而是开通了一个论坛取代，论坛有了更多的栏目于是添加了更多的版主，其结果就是妻子彻底陷入了网络中。

如果仅仅是探讨网站的发展与建设，或者仅仅与三五个知己好友聊天扯淡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事情的发展似乎已经超出了交友的范畴，而是滑向网恋——是的，鲁鸣放可以肯定——至少已经滑向网恋的边缘！

鲁鸣放至少有三个证据，不对，是通过田露露的三种表现来支持自己的论断：

其一，田露露对丈夫的日趋冷淡，包括无缘由的性生活终止；

其二，每每鲁鸣放走过电脑时田露露流出来的惊慌和迅速关闭聊天窗口的掩饰——其实鲁鸣放已经十分顾及妻子的感受而故意提前发出较大的声响，但是，田露露由于过于投入而忽略了这种警告；

其三，田露露时常会半夜外出接打电话，有时甚至长达两个小时！还有好几次鲁鸣放下班回家看见妻子在家门口不远的巷子里打电话而不是上楼回家做饭……

第二章 师傅鲁鸣放 第三节（1）

在2005年元旦的这个上午，鲁鸣放感觉自己就像一头红了眼的公牛，他有无数次的冲动想把田露露从被窝里拖出来，彼此开诚布公地把事情说清楚。

鲁鸣放从事律师职业这么些年见识过太多的阴暗面、战胜过太多自以为聪明的对手，对于田露露欲盖弥彰的行为举止，鲁鸣放一目了然，明白得就像剖析自己的行为一样。

是的，就像自己曾经发生过的行为！

鲁鸣放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狠狠地把烟头掐灭，起床后不到一个小时，他已经抽了四支烟。

他来到女儿毓儿的房门前，叫毓儿起床。毓儿上初二了，节假日也要上辅导课，想想现在的孩子真的不容易，从小就要面对严酷的竞争压力。

鲁鸣放决定开车送女儿去培训班，然后去书城转转。前不久北京一个律师朋友说自己的专著出版了，是关于外资收购兼并方面的，鲁鸣放不打算等朋友赠送了，去书城淘淘，先睹为快。

中午时分，鲁鸣放两手空空地从专营法律书籍的那几间店铺出来，怏怏地走进停车场。想想不甘心又转身去了新华书店的卖场，经过查找和询问还是没找到朋友的专著，只好挑选了两本军事小说。

近来鲁鸣放对军人、战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已经陆续买了很多描写铁血军人的小说，尽管情节大同小异、尽管战争的场面大多数是虚构的，但无论是在阅读的过程中还是读完以后，鲁鸣放都会感到震撼、感到振奋、感到很男人。

他尤其欣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的誓词：“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忠于职守，努力工作，苦练杀

敌本领，坚决完成任务；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背叛祖国，绝不背叛军队。”

第二章 师傅鲁鸣放 第三节（2）

特别是结尾那句“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背叛祖国，绝不背叛军队”的誓词，令鲁鸣放深深震撼！

如果说以前鲁鸣放骨子里还有那么一点矫情、一点清高、一点对现实的不满、一点对西方法律制度的崇尚的话，几本虚构的军事小说，是的，就是几本小说，已经让那些小资的玩意儿彻底烟消云散。

正在冥想中，手机响了。鲁鸣放掏出来一看，是同一个办公室的张卓超，呵呵，鲁鸣放很喜欢这个小自己很多的同事，小多少来着，八岁还是十岁？管他呢，鲁鸣放接听：

“喂！”

“哈哈，好兴致！逛书城呢？”

鲁鸣放立马抬头四处张望，娘的，张卓超这小子带他老婆阿继竟然就站在五米开外的书架前晃动手机打招呼呢。鲁鸣放挂机走过去，低声说：“你他娘的就是个烧包！走几步过来打个招呼能累死你呀？整得跟热恋中的情侣调情一样啊！”

他老婆阿继咯咯地笑了，说：“我们家阿超昨晚就难受得不行，说过节了也没个喝酒的对象，说无论如何今天要找你聚聚呢，结果还真在书城碰到你了！”

“好啊好啊，我一个人正发愁中午上哪混吃去呢。走吧，去我们小区旁边新开的那家湘菜馆，他们家的火焙鱼和腊干牛肉，那个味道！绝了绝了，特别适合喝点小酒……”

张卓超急忙打断鲁鸣放的吹嘘：“赶紧赶紧，别像个婆婆！”

两台车前后驶离书城，朝小菜馆掩杀过去。

第二章 师傅鲁鸣放 第四节

张卓超也是武汉本地人，也是中南政法毕业的高才生。

他就业时的选择余地其实很多，一是因为毕业时间比较早，法学还是相当吃香的专业；二是因为他的家庭根基不错，他父亲的商业朋友圈子相当广泛。但是张卓超毅然选择了从事律师行当，没别的，就是因为喜欢。

张卓超是个怪才，他的理科功底甚至超越了他的文科水平，他选学文科只为了以后的律师梦。

张卓超的兴趣爱好相当丰富，他的计算机应用水平根本不是一般法律从业人员可以比拟的，他的吉他同样也玩得出神入化，英语则是达到母语一样的水平。

用张卓超的话说，英语水平不是靠六级、八级来进行认定的，也不是看雅思考了多少分，其实只要做到中文、英文无缝转换就行了，中文和英文只是同一个意思的两种不同表达方式罢了。

但是，这样一个牛逼哄哄的人才偏偏在考试上暴露出自己的低能。具体地说，是在司法考试关口屡屡碰壁，不，张卓超那个年代还叫做律师资格考试呢。这个家伙每次差的都不多，从5分到1.5分不等！直到前两年，也不知道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参考才十分惊险地过关。

不过因为他的情况比较特殊，当初分配的又是国办所，以前的管理也不像如今这样严格，所以，张卓超一直在独立办案且办得不比其他“正规”律师差劲。

鲁鸣放能够和70后的张卓超尿到一个壶里，首先是因为鲁鸣放来武汉后就和张卓超一个办公室，其次两个人同样头上植被稀疏，再次在对电脑和网络的痴迷上两人有得一拼。还有两个人都很能吹，在办公室无所事事时可以为一个观点的分歧抬杠几个小时。

这最后嘛，就是两个人喝酒对脾气，同属酒量有限但豪气冲天且酒德高尚之辈，一瓶白酒对半分配之后看情绪状况再适当追加，当然追加不能过度，否则很容易找不着北。至少迄今为止，胜负参半，尚未明确分出高低上下。

鲁鸣放还有一点很欣赏甚至佩服张卓超，那就是这小子的普通话说得相当标准，你压根就听不出丝毫的武汉口音。这还不算什么，厉害的是他能够在任何情况下流利地在武汉话和普通话之间进行切换。

比如他在和别的同事用武汉话交流的过程当中看到鲁鸣放进来，无须停顿或酝酿就能把剩下的那几个字改用普通话说完，反过来也一样，就如同这家伙能够在中文和英文之间任意进行无缝切换一样。

第二章 师傅鲁鸣放 第五节（1）

三人入座，点菜叫酒，互祝新年大吉、财源滚滚。

阿继问鲁鸣放怎么没带嫂子和丫头出来呀，鲁鸣放不想谈这个问题，只说女儿补习、妻子单位加班。

如果阿继不在的话，或许酒过三巡鲁鸣放会向张卓超隐晦地倒倒苦水，但凡这种涉及男人尊严和面子的事情，还是让它烂在肚子里比较好。

早上没吃东西，鲁鸣放早已饥肠辘辘，等热菜上来不是个办法，端起杯子与张卓超碰了一下，一股热辣辣的暖流穿喉入胃，爽！几个小凉碟顷刻间就被两位大老爷们风卷残云般地一扫而光。

鲁鸣放略带愧疚地调侃阿继，说："阿继呀阿继，你就矜持吧，矜持的结果呢就是饥饿！"

阿继说："我无所谓啊，我在等我思念的剁椒鱼头呢，鱼头啊鱼头，你怎么还不上来……"

鱼头终于在阿继的声声呼唤中热气腾腾地被端上来，其他几个热菜也接踵而至。

"造！"

"喝！"

"吃！"

乒乓五四干了起来，其实男人也就开头那两下子，几杯小酒下肚便很少去招呼桌上的菜肴了，剩下的就是喝酒扯淡。

谈了一圈子国家大事时政要闻，又聊了几个绯闻荤段子，张卓超忽然问起郑斌的事来，说我咋听说丁军行让你带那个新来的实习生？

"嗯，是有这么回事。"

第二章 师傅鲁鸣放 第五节（2）

“你带不带？”

“呃，带吧，那小伙子叫郑斌，中南政法的，还是你校友呢。我观察了一下，普普通通，不算精明，但还实在。”

“靠！那你还不如带文莉莉呢。”张卓超所说的文莉莉是另一个新来的实习生，应该还没通过司法考试，只是大学期间的实习。

“呵呵，弟妹就在跟前你也不掩饰自己的想法啊？嗯，这个文莉莉，主任也问过我带不带，我觉得漂亮的女孩有更多的机会。再说看那样子不是个能吃苦耐劳的角儿，我很怀疑她对于掌握技能有多少兴趣，她只不过是来走过场的。”

“咳咳咳，不许侮辱我们女人！”专注啃鱼头的阿继不满了。

张卓超没有理会老婆的抗议，意味深长地说：

“据悉，咱们的詹咏副主任很有培养文莉莉同学的兴趣哦。”

“爱谁带谁带去！对啊，你小子现在也有资格带徒弟了嘛，你干吗不争取一下？”鲁鸣放打趣。

“你敢！”温存而随和的阿继忽然警惕得像个八婆，举起夹在筷子间那块刀状的鱼骨对准张卓超，一语双关地问：“要不要试试看嘛？”

明知道老婆只是带有某种警告意味的玩笑，张卓超还是假装一本正经地训斥：“去去去！大老爷们说话，女人家插什么嘴？呃，鲁兄，我也感觉郑斌那个小伙子反应不敏捷啊，你带他会比较费力呢。”

第二章 师傅鲁鸣放 第六节

其实，对于郑斌的存在鲁鸣放早就注意到了。

一般带徒弟都是主任、副主任和那几个老合伙人的职责范围，像鲁鸣放这样新加入的合伙人由于自身的事业根基尚未完全稳固，具体到业务收入方面，通常也就居于中上水平。

带实习生需要付出的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还需要支付一定的经济报酬，因此除非是自己看中或喜爱的人选，律师们并不乐意干这种费力难讨好的活计。

看到郑斌来了这么长时间也没个着落，每天跟在内勤赵怡倩屁股后转悠，做些个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复印、装订工作，鲁鸣放很为小伙子惋惜。但鲁鸣放也有自己的实际困难，赚钱不多开支挺大，还有妻子田露露那档子事时刻折磨，他还真没有多少心情去关心他人。

鲁鸣放出道早，那个年代竞争并不激烈，进所开始就有案子做，很能锻炼人，形形色色的案子做一年下来就成老律师了。虽然那时收费也是相当的低廉，不过至少起步没有现今这么艰难。

鲁鸣放与内勤赵怡倩关系不错，每次进门赵怡倩总会热情欢迎，鲁鸣放也喜欢耍耍贫嘴，和赵怡倩开开不荤不素的玩笑。不久前的一天，赵怡倩悄悄对鲁鸣放说，“那个新来的小伙子蛮可怜的，每个月过得紧巴巴的，还要充面子，我们姜会计还总搓人家请客，要不得。”

鲁鸣放听罢就去找丁军行主任了，说：“如果所里信任的话，就把郑斌那小伙子交给我吧。”

丁主任如释重负：“那太好了！其实我早就想找你商量这个问题，但考虑到你来的时间不长又说不出口。你也知道，我已经带了两个助手，无能为力了。至于詹副主任嘛……至于其他人嘛……小伙子人还不错的！”

“行了，主任您别说了，明年上班，您就把他交给我吧。”

第二章 师傅鲁鸣放 第七节

鲁鸣放把情况简单与张卓超摆了一摆，说：

“能力和水平还是其次，这些通过努力都可以提升。性格内向点也不是什么问题，像你和我？呵呵，或许过于张扬了一点呢。最重要的是人品、是对这份职业的态度！人品一旦有缺陷，矫正起来就难了。”

“行啊，鲁兄，既然你决定带了，我还要替我的小学弟感谢你呢，来，喝上一大口，嗯，按一半的标准。以后我有什么适合的案子，也帮你一起带他，我们兄弟齐心协力！”

“靠！这他娘的像句人话！干了！”鲁鸣放咕咚一口放空了酒杯，张卓超也不含糊地跟进。

这两人喝白酒从来都是使用三两以上容量的大酒杯，不，在整个凛然所，但凡喝白酒的哥们儿，没人使用小酒杯。

阿继急了，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坚决制止了两人继续追加的念头，招手喊来服务员，要了两瓶啤酒，说：

“用这个，漱漱口……”

第二章 师傅鲁鸣放 第八节

田露露醒来窗外已经黑漆漆了，一时间很迷惑到底是夜晚还是白天？一看挂钟，七点多了！

赶紧爬起来穿衣服，感觉头很昏沉，肚子也饿得厉害，出到客厅一看，鲁鸣放在沙发上呼呼大睡。问正在看电视的毓儿，你爸怎么啦？毓儿说爸爸中午和超叔叔喝高了，下午回来就睡了。

田露露对女儿忽而生出一丝愧疚，饿了吧？赶紧穿外套，妈妈带你出去吃。那我爸怎么办？你爸没关系，给他打包回来就行了。

田露露知道此刻“燃情岁月”肯定在网上等待自己了，也许还有“孤狼”和“高深莫测”……

田露露一边催促毓儿加快速度，一边赶紧给“燃情岁月”发了条短信：“我带女儿在外面吃饭，即刻回。耐心等会儿，想你！”然后带着女儿出门，按下电梯下行的按键，揪心地等待着这个老爷梯缓缓地升上来。

夫妻俩的休眠作息时间在这个假期完全颠倒了，也好，没有了见面交谈的机会，也就降低了矛盾和冲突爆发的可能。

人们有时候面对已经出现的问题时，会不约而同地采取回避的方式，即使是善于处理和解决问题的律师也不例外。

当鲁鸣放意识到回避能够换取相安无事和平共处时，便放弃了弄清事实真相的职业习惯。

田露露呢，本来已经做好了和丈夫兵戎相向，甚至摊牌的心理准备，不知道什么原因使得丈夫眼光中的那种不满和仇视忽然消失了。

剑拔弩张的势态没有缘由地悄然解除，对此田露露也不知道是应该感到庆幸还是失望，但她很识趣地心照不宣予以配合，两人彻底陷入冷战。

第三章 匪夷所思的离婚案 第一节

元旦过后，郑斌忐忑不安地来到单位。他到得太早了，除了临近退休年龄的丁主任以外，包括内勤赵怡倩都还没有影子呢。

自由职业，这也算是律师这个行当的诱惑力之一吧。

无论是内地城市还是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除了必须按照规定时间赶去法院出庭或者与当事人有特别约定以外，很少有哪个律师九点以前能出现在办公室的。

所里聘请的清洁工正在无声地清洁环境。郑斌显得无所事事，他在各间办公室转了转，能够归置整洁之处清洁阿姨都已经做了，除了某些律师办公桌上凌乱堆放的案卷和材料。

但郑斌知道，没有专门吩咐这些东西是不能随便移动的，否则丢失资料或找不到资料，那些个前辈们黑着脸追究下来，绝对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与很多律师的凌乱不一样，郑斌很欣赏可能即将成为自己师傅的鲁鸣放。鲁律师的办公桌是进门处第一间办公室的第一张，桌上除了电脑显示器和文具器皿，永远不会出现一张哪怕是多余的纸张。

就连茶杯也不会剩下任何残渣，烟灰缸里绝不会让你找到一个烟蒂或半点烟灰，鲁律师每次外出前总会清洗茶杯和烟灰缸并把它们擦得闪亮。桌面整洁，整洁的程度已经不能用一尘不染来形容，而是几乎达到了没有一点指纹油污的程度，这和鲁律师那魁梧的身材和开朗的个性很难联系在一起。

郑斌很想帮未来的师傅提前泡好一杯茶，但又觉得逢迎的味道过于明显。

不管能不能成为鲁律师的徒弟，郑斌想，这些优点我一定要学习。换位思考，假若我是一个上门的当事人，我会把自己的事务交给一个邋遢的律师还是一个整洁的律师处理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整洁同时也意味着工作作风的严谨和思维方式的缜密。

第三章 匪夷所思的离婚案 第二节

过去的这个假期郑斌过得其实很沉重，因为他发现同寝室的七个兄弟（大四时老二凯子因意外退学了，此后宿舍再没添过人），只有自己混得最窝囊。彪马、老三、徐阳这三个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人就不说了，就连刘灿这个老蔫也在上海某外资银行法务部干得风生水起。

郑斌痛苦地发现，不过半年多的时间，兄弟们的思想境界已经与在学校时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们交流的那些福利、住房、社保、女人、职位、关系甚至期权的话题，郑斌听起来恍若在谈论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虽然兄弟们没有流露出任何轻视郑斌的意思，但郑斌还是有一种强烈的局外人的感觉。

元旦中午大家陆续赶过来，在茶馆简单吃了点东西，主要的时间都在相互打探毕业后的情况，彪马则尽地主之谊驾驶那辆公安牌照的警车往返机场、火车站迎接外地的同学。

晚上大伙都到齐了，彪马在汉口江边的太子酒店定了一个豪华包间，佳肴珍馐奢侈名酒自然不在话下，每人还派发了两包当下很时髦的蓝嘴黄鹤楼，郑斌知道，这烟外面得卖36块一包，在酒店估计得50来块吧。

这晚最闹腾、最多话、最能喝的就是郑斌，原因无他，郑斌不敢让自己停下来，他害怕一静下来自己会失控、害怕自己会痛哭！

兄弟们也不是没有感觉，由着他闹腾，尽说好听的，什么未来江城第一大状，什么最具杀伤力的猎潜艇，什么威震江南的无冕之王……

当大家酒酣耳热嚷嚷着要去母校周边的K吧把学妹们杀一回马枪时，郑斌借口酒醉坚决回家了。

第二天他借口头疼逃避了聚会，把自己在房间里关闭了两天。

彪马没有勉强他，只说阿斌你个板板振作起来，要记得有什么事情给兄弟我打电话。

第三章 匪夷所思的离婚案 第三节

九点半之后，所里开始热闹起来。

赵怡倩是个很和蔼的女人，脸上总是挂着职业的微笑。她家住在汉阳，离单位很远，每次路上至少要花费四十分钟，但她来这个单位六年多了却从未迟到过，因为她很珍惜这份工作，尽管工资不高。

前台的工作看似简单其实很繁杂。不像大型律所分工那样细致和专业，赵怡倩不仅要负责转接电话和接待来访，还要协助其他内勤整理、归置律师卷宗，帮助合伙人以上级别的律师打印法律文书，分发书籍、文件、物品及传达各种通知，甚至包括中午前帮同事们订餐。

赵怡倩熟悉单位的每一个同事，包括他们的习性爱好、出生日期、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事实上同事们依赖她胜过依赖通讯录，因为哪怕是一个刚来几天的实习生她也能将对方的手机号码熟记于心。

赵怡倩喜欢这里的工作氛围和融洽的同事关系，她并不满足于永远作为前台留在这里，为此，她悄悄付出了很多努力。

她原本只有高中学历，前年已经通过自学拿到了法律大专文凭，今年她又报了一个专升本的速成班。文凭的含金量并不重要，参加司考需要本科学历，这是她必须逾越的障碍。她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两年后报司考，知道自己基础差底子弱，通过考试绝对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她有信心。

第三章 匪夷所思的离婚案 第四节（1）

长期在律师事务所工作，赵怡倩还练就了一套察言观色的本领。她一眼就能分辨出来人的大致身份和需求，甚至能判断来人只是为了咨询还是有切实的服务需求，她能区分情况把来访者引见给不同的律师，尽量提高达成委托意向的可能性。

因此，这天上午刚开始对外办公不久，当一个30多岁憔悴而显得高度戒备的女人出现在门口时，赵怡倩一面热情地招呼对方坐下并端茶倒水，一面迅速作出判断：

这个女人应该是受婚姻问题困扰并且可能与家庭暴力有关，这个女人最终会请律师，而……梁敏华律师比较适合接待她。

赵怡倩简单询问了来访者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但来访者不愿透露，只说希望找一个律师咨询几个问题，赵怡倩问希望男律师还是女律师接待？来访者坚定地要求和女律师谈，这样赵怡倩更加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判断。

她查看了一眼梁律师的去向登记，上面记载的事项是上午在区法院开庭，打电话过去果然已经关机。

赵怡倩脑中飞快地掠过了其他律师的办案习惯，主任、副主任、合伙人一般是不会办理婚姻纠纷这类案件的，所里一般也要求尽量把直接的来访者推荐给聘用的专职律师和新加盟的律师。

第三章 匪夷所思的离婚案 第四节（2）

可是这个来访者不愿意见男律师，剩下的只有任玲裕律师了，但任律师这段时间忙着装修婚房，已经好些日子没来所里了。对，赵怡倩想起来了，还有那个新来的实习生文莉莉，虽然不能办案但负责解答咨询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

文莉莉没有被安排固定的办公区域，但是赵怡倩刚才还看见她，不知道此时在哪间办公室待着。手机打通后说了两句，花枝招展的文莉莉从副主任詹咏的办公室内出来了，赵怡倩把来访者介绍给文莉莉，来访者明显迟疑了一下随后还是跟着文莉莉进去了。

赵怡倩还是微笑地坐在接待位置上，心里却不免犯愣，詹律师还没来怎么文莉莉有他办公室的钥匙呢？难道传说中的文莉莉的辅导老师真是詹主任？

对于詹主任，赵怡倩没什么好说的，人家是副主任，业务水平和办案能力那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一定要赵怡倩说这个单位她不太喜欢谁的话，那就是詹咏，主要是詹咏看女人的眼神总让人不舒服，怎么说呢？有点轻薄吧。

至于那个新来的文莉莉，赵怡倩一点也不想掩饰自己对她的反感。这毕竟是个相对比较肃穆的场所，作为一个有志于成为律师的女孩子总该穿得职业、穿得得体一点吧？

而文莉莉的打扮不仅与职业要求格格不入，甚至你从她身上找不出哪怕一点大学生的味道来。穿着爱好反映了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和习性，赵怡倩相信这一点。

第三章 匪夷所思的离婚案 第五节

另一个房间里，郑斌也在焦急地等待。

刚刚张卓超律师进来拿个材料，很热情地与郑斌打招呼，说你们两个实习生的问题所里已经安排了，文莉莉由詹主任带，至于你嘛，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拿完资料张律师就出门了，走到门口时又停下来，回过头关切地说："要有信心，好好干！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还有，机灵点，要主动替师傅分忧！"

郑斌很感激地应承了，虽然张律师没有明说，但郑斌肯定自己的师傅是鲁律师。对于那个武大来的实习生文莉莉，郑斌同样很不感冒，才来几天就被安排好了，我呢，苦苦等待了三个多月啊！郑斌不得不承认，女人到底还是具备性别优势的。

说到女人，郑斌又想到了赵彦。元旦期间郑斌与赵彦通过两次电话，赵彦的态度似乎有了某种转变。先是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不能来武汉了，后来又推说假日家里往来人员很多，不方便与郑斌在网上见面。两次电话加起来也超过不了十分钟，虽然说的还是你恩我爱的情话，但是郑斌怎么也找不到那种熟悉的感觉了。

看起来，彪马开玩笑的话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当务之急是事业的发展，有了事业基础郑斌才可能具备浇灌或者拯救爱情的能力。鲁律师怎么还没到，郑斌感到越来越六神无主。

第三章 匪夷所思的离婚案 第六节

赵怡倩的估计没有错，那个来访的女人在文莉莉那儿待了不到十分钟就出来了，她踯躅徘徊，既不离开也不愿说话。赵怡倩告诉她，梁敏华律师最早中午才能回来，如果你愿意等的话。那女人说愿意等。赵怡倩爱莫能助，心里叹息了一声，重新给她泡上一杯热茶。

“噔噔噔”门外传来脚步声，赵怡倩不用抬头就知道是鲁鸣放来了，她微笑着起身迎接。

鲁鸣放给人的感觉很威严、很专业、不太容易亲近。在你没有走进他的圈子、成为他的朋友之前，你不可能听到他那爽朗的笑声和粗俗的口头禅。他展现给你的只有职业的专注和波澜不惊的抑制力，你很难从他的表情上判断他的内心趋向和下一步的打算。

但是对于赵怡倩不一样，鲁鸣放习惯性地张口就要打趣，忽然眼角瞥见了进门处沙发上的那个女来访者，鲁鸣放硬生生地把已到嘴边的玩笑话压了下去。只是问郑斌来了没有，赵怡倩微笑点头用手指了指鲁鸣放的办公室，鲁鸣放也点点头表示感谢，高大的身影消失在办公室的门口。

即使鲁鸣放没有把玩笑说出口，赵怡倩也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无非是故作夸张地：“哇塞，貌不惊人死不休啊！你不把我们这些好男人整失眠了是不会放手的！”

或者故作神秘地：“唉，很同情你老公啊，真的！”

诸如此类吧，反正不带重样。赵怡倩并不反感这些调侃，甚至还有一点点暗暗受用。

毕竟，女人喜欢听到恭维和赞美的话，哪怕这种恭维和赞美是披着批评的外衣或以某种暧昧的方式出现。正遐想呢，那个神神叨叨的来访者踱到赵怡倩跟前，悄声问：“刚刚进去那个是不是律师？”

“是啊，鲁律师。”

“我想向他咨询。”

赵怡倩没说什么，抓起内线电话。

第三章 匪夷所思的离婚案 第七节（1）

鲁鸣放和郑斌的谈话才开了个头，桌上的电话就响了，听铃声就知道是前台过来的，他抄起听筒问："什么事，赵怡倩？"

"有个当事人想咨询。"

鲁鸣放脑海中立刻闪现出门口那个女人的身影，"门口那个？"

"是的。"

"她什么问题？"

"不愿意说。"

"婚姻吧，看情况还很严重的样子。"

"不知道。"赵怡倩口头上应着，心里却对鲁鸣放佩服有加。鲁鸣放进来时仅仅是用眼角瞥了一眼根本没加停顿，就能迅速做出判断，看起来自己那点子技能还过于稚嫩啊。

"让她找别的人吧，我不办婚姻案件。"

"她此前只愿意找女律师咨询。"赵怡倩把"此前"两个字咬得很重。

"……"

"她等了很长时间了，梁律师和任律师都不在。"

"……"

"喂，鲁律师？"

"让她进来吧。"

鲁鸣放撂下电话，对正襟危坐的郑斌说，一个咨询的，不会太复杂，你解答一下。郑斌知道师傅要考验自己，他既激动又忐忑，第一次，来了三个月，终于第一次经手律师业务，尽管只是解答咨询。

第三章 匪夷所思的离婚案 第七节（2）

赵怡倩把人带进来就离开了，鲁鸣放请来访者坐下。等了一会，见郑斌又是准备材料纸又是拿笔的，知道他心理上还没有准备好，年轻人生怕自己的第一次做得不完美，把一个十分简单的事情考虑得过于复杂。鲁鸣放就先开口打开僵局，介绍道：

“我姓鲁，他姓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

他打算引出话题，再看郑斌如何消化、归纳并做出正确的解答。谁知来访者并不作答，而是神情不安地一会儿看看郑斌，一会儿瞄瞄门外，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鲁鸣放当然知道她的意思，她不愿意或者说羞于当着郑斌这种年轻小伙的面讲述自己的经历，同时还担心偶尔路过门口的其他人听到谈话的内容。鲁鸣放站起来到门口关上门，然后坐下，看着来访者说：

“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需要咨询的问题了吗？”

来访者看上去依然顾虑重重，如果换成别的时候，鲁鸣放会尊重当事人的意愿让郑斌回避一下。但是今天，不，从今天开始，不行。这个心理障碍来访者必须要解决，对于郑斌来说同样需要锻炼——包括如何取得当事人信任、如何让当事人开口说话的锻炼。

鲁鸣放调整了一下语气，郑重地对来访者说道：“你有问题想到向律师进行咨询，这很好，说明你的问题是法律可以帮助解决的问题。既然来了，你就要信任律师，无论我还是郑律师，我们都是正式的执业律师，我们接受过严格的法律学习和保密教育，无论你要谈到的问题是涉及到个人隐私还是商业秘密，我们都会替你保守，这一点请你放心。”

第三章 匪夷所思的离婚案 第七节（3）

见来访者紧张的情绪有所缓和，鲁鸣放接着又说：“就算你的问题可能很隐私或者涉及到私生活的某些方面，你也要说出来我们才知道怎样帮助你，对不对？如果你认为当着男律师，或者像郑律师这样的年轻男律师说不出口的话，那以后如果要通过法院解决，谁又能保证审案的法官一定是女的呢？就算法官是女的，书记员呢？庭长呢？院长呢？”

“你去过医院吧？”来访者点头。

“你忌讳男医生吗？”来访者点头，旋即又摇头。

“这就对了！无论我们律师还是法官，都是来帮你解决法律问题的，就像医生为你看病一样！如果你仍然坚持要郑律师回避，我让前台带你出去，你可以继续等梁律师回来。”

“其实我也不是不信任……小郑律师，而是我的问题……我的经历太那个了，就是对女律师，我也……”

“先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名字吧。”鲁鸣放找准时机开始问话。

“蔡云英。”

“听口音就是江汉本地的吧？”

“对，江岸区向西村。”

“是因为婚姻家庭问题吗？”

“是的。”

“哪年结婚的？”

“95年3月。”

“有孩子吗？”

“有，两个男孩，大的9岁小的6岁。”

“你老公叫？”

“蔡宏伟，我们一个地方的。”

“基本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说说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蔡云英低头咬住嘴唇。

“他赌博？”

第三章 匪夷所思的离婚案 第七节（4）

“赌！打牌就是他的命！”蔡云英回答得迅速而坚定。

“抽粉吗（吸食毒品）？”

蔡云英身子战栗了一下，点头：“嗯，有时候。”

“也玩女人？”

“是的！蛮多，他还逛窑子。”

鲁鸣放对于这些并没有细致盘问，因为他感觉这些东西还不足以让这个女人如此戒备、如此恐惧。看着这个女人苍白的脸色、躲闪的眼神、佝偻的腰脊还有下意识夹紧的四肢。凌辱！这两个字从一开始就在鲁鸣放脑中闪现，现在他更加确信。

“他，蔡宏伟，对你有暴力行为吗？”

“嗯……”蔡云英的头再一次深深低垂，眼泪开始打转、然后滴落，“他喝醉了就拿我出气，他来毒瘾了就变本加厉，他要是过足了瘾那简直就——”蔡云英抽泣得越来越厉害了，到了爆发的边缘。

“禽兽不如？”鲁鸣放轻声接了一句。

“哇”地一声蔡云英终于放声嚎啕：“蔡宏伟就像一个禽兽不如的魔鬼，我再也忍受不了哇……”哭声震天！蔡云英再也不加掩饰，尽情宣泄自己的委屈。

鲁鸣放知道这个时候无需加以劝说和安慰，他出去和赵怡倩低语了几句，并向其他办公室探出的人头摆摆手，示意无需担心。

鲁鸣放转身就看见张卓超站在办公室门口进也不是走也不是，招手叫他过来，把情况大致介绍了一下，说：这女的挺可怜，她的婚姻没救了，你就带郑斌做这个案子吧……你先别忙着拒绝，我们等下听她讲完全部情况后，你再决定好不好？张卓超同意了。

蔡云英的感情得以宣泄后，就不再扭捏，她甚至没有在意张卓超的出现。在震惊和愤怒中，鲁鸣放、张卓超、郑斌听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

这个蔡云英的丈夫蔡宏伟，是一个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男人。整天好逸恶劳、游手好闲，蔡云英的那间小杂货店的收入包括烟酒等货物都被他如数卷入囊中，如果不是蔡云英坚持保留了最低限度的进货款和生活费，这一家四口也许早就饿死了。不仅如此，他自己妈妈和哥哥开的店也难以幸免。

第三章 匪夷所思的离婚案 第七节（5）

蔡宏伟是一个市井无赖的典型，有钱是大爷，没钱时可以向任何人装孙子，唯独对于自己的妻子是例外。蔡宏伟性欲强烈，在他眼里只有需要，没有妻子的心理感受，也没有生理周期的概念，就算他带小姐回家老婆也必须配合。

更可怕和让人难以容忍的是，蔡宏伟心理变态严重，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在酒后兴奋或毒瘾得到满足时，往老婆的下身和肛门塞入异物，这个异物可以是家里能找到的任何东西，是的，甚至包括小半截砖头！这个禽兽还喜欢干更龌龊的事情：把妻子的下身当成自己弹烟灰、吐痰、大小便的容器！妻子不仅要摆出耻辱的姿势以方便他施虐，有时还被迫吞咽这些极度污秽的排泄物！

“我要离婚！求求你们救救我！”蔡云英声嘶力竭地结束讲述。

沉静了片刻，张卓超问：“你为什么不报警？这种情况已经构成了犯罪啊！”

“报了。派出所来处理过好几次，但是蔡宏伟这个畜牲拒不承认，派出所没有证据，不能立案。让我去法院。”

“你去过法院吗？”张卓超又问。

“去过。法院说需要证据，要我请律师。”

“师傅、张律师，我、我觉得还是要报告公安，这样的男人不将他绳之以法，不平民愤！”一直没有吭声的郑斌终于抑制不住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但是，鲁鸣放没有理睬郑斌的意见，做了个让他别出声的手势。鲁鸣放认真地对蔡云英说：“你放心，我们一定马上着手办理你的案件，如果你能够信任我们，这个案件将由张律师和郑律师联手合办，并且完全免费，你同意吗？”

“那您？”

“放心吧，虽然我没有直接经手，但我会在后面给予支持和帮助。好吗？”

蔡云英点头同意了，鲁鸣放便向她交代具体的注意事项，包括证据提取与保留、自身安全注意事项以及需要准备的身份材料，等等。然后，张卓超带她去办理委托手续。

第三章 匪夷所思的离婚案 第八节（1）

办公室只剩下鲁鸣放和郑斌两个人，郑斌还沉浸在震撼和不解当中，他看着师傅面无表情的样子，很想说点什么但又有所畏惧。鲁鸣放笑了，说："你是不是认为这个案件应该交给公安处理更有力度？是不是刚才我不给你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你有些想法？"

"是的。"想了一会，郑斌勇敢地承认。

"哦，那你现在谈谈，你认为那个蔡宏伟的行为构成了何罪？"

"故意伤害罪！侮辱罪！虐待家庭成员罪！哪条都够得上！"

"故意伤害？你能拿出蔡云英的损伤达到轻伤或重伤的鉴定结论吗？"

郑斌想了想，摇头。

"侮辱罪，不错，从情节看远远比侮辱还要严重，但你要知道侮辱罪的构成要件是，'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注意，是'公然'！两口子在家里发生的事，够得上公然吗？如果那个混蛋是在公共场所这样干，我连抓他去枪毙的心情都有呢！"

"那……"郑斌忽然意识到原来自己心态不够平稳，其实这些都是常识性的问题，只要静下心来琢磨很容易明白，他感到脸红了。

"再说虐待家庭成员罪……"鲁鸣放忽然停了下来，对郑斌道，"你来说吧，为什么我主张进行离婚的民事诉讼而不是追究这个虐待家庭成员罪？"

"没有证据，要不然派出所早就处理了。"郑斌明白过来了。

第三章 匪夷所思的离婚案 第八节（2）

“对，就是这个证据问题。郑斌，你还忽略了一点，就算构成侮辱罪或虐待家庭成员罪，那也属于自诉案件的范畴！自诉案件你懂吧？你知道是自诉你还去报警？最后，我们要弄明白当事人有什么诉求，她是要追究她老公的刑事责任呢？还是急于解除这种婚姻对人性的进一步摧残？所以，当务之急，是离婚！”

郑斌心悦诚服地点头，总算有点明白，为什么正式执业前需要导师辅导和实习，哪怕学历再高，从学校进入事务所从事实务工作都要一个转型的过程。

“郑斌，刚才没有来得及好好和你谈谈，以后你主要就跟随我实习了，现在算是第一课。你要记住：在对当事人发表你的看法和意见之前，一定要经过深思熟虑、一定不能把话说满！如果你不断地否定自己从前的观点，就会让当事人对你失去信任，谨记！”

鲁鸣放点到为止，不再给新人施加压力，随和地吩咐：“这个案件，就由张律师带你做，你要认真学习、虚心请教，看看张律师是如何收集证据材料，看看张律师怎样撰写起诉状，仔细琢磨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而不是那个角度入手？好吗？”

“谢谢你愿意带我，师傅！”郑斌鼓起勇气真诚说道。

“在于你的主观努力，记住！去吧，准备干活。”

至少这小子勇于陈述和表达自己的观点，鲁鸣放想，如果是个蔫不唧、唯唯诺诺的家伙，那才令人伤神呢。

第四章 一连串的意外打击 第一节（1）

每年年底直至春节以前的这段时间是法院最忙碌的时候，一年审理下来大量的案件需要突击执行。财产案件的胜诉方当然期望尽快实现判决（调解）书确定的利益，尤其当春节临近时，执行工作进入高潮。

此外，结案率考核、年终总结评比、来年工作安排，乃至联合执法活动等也都集中在这个时间区域。因此一般法院都有不成文的规定，年终前不受理新的立案，立案的不会马上安排开庭。

当然，凡事都有例外情形，如：影响重大的案件、情况紧急的案件、舆论媒体跟踪的案件……以及通过关系加塞提速的案件。

蔡云英离婚案就碰到这样的情况。张卓超在区法院的同学告诉他，按照目前的排序，这个案件开庭至少要到四月份以后才行，建议张卓超去下面的基层法庭看看，或许能够把进度排快点。

到基层法庭一问，情况更糟糕，负责立案的小伙子说，我们这儿全是这种扯皮拉筋的事情，我们就这几个法官，已经是满负荷运转了，你这个案件排下来的话……五月中旬差不多吧。

五月安排开庭？那等判决书下来岂不是七月份了？律师等得起，可蔡云英等不起啊。

她在委托律师进行起诉后，已经带着孩子住回娘家了，小店也暂时关张。蔡宏伟气急败坏地吵闹了好几次，扬言要一把火烧了岳父母家。110出警进行了教育和警告，蔡宏伟稍微有所收敛，但长久下去绝对不是个办法。

鲁鸣放得知情况后安慰张卓超和郑斌说，别着急，我去做做工作。

第四章 一连串的意外打击 第一节（2）

鲁鸣放这段日子也很忙，主要是他代理的一个网络域名纠纷很快就要判决了，而那个五十出头的主审法官对于计算机和网络知识可以说一窍不通。

尽管开庭时鲁鸣放已经详细解释了相关概念的含义以及域名操作的流程，并提交了书面代理意见。但是对方那个代理人也有点故意搅局的意思，开庭时提交了一大堆与本案无关的证据材料，有些是纯技术规范，比如WHOIS记录、服务器访问数据……这些东西即便译成中文也和英文一样让行外人看起来满头雾水、不知所云。

这个主审法官对待工作还是很负责任的，于是不停地把双方代理人叫到办公室对证据的含义加以解释。

他曾苦笑地对鲁鸣放说："你说得简单啊，这个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我总得知道这个证据说的是什么吧？我总的写出不予采纳的理由吧？"

案件虽小，但做律师的绝对不能以案件的标的大小和重要程度来决定投入的精力啊，每一个委托后面都是当事人殷切的期待和厚重的信任呐！

这个还不算什么，真正令鲁鸣放头疼的是两个已经进入执行阶段的案件，委托人必须在春节前拿到执行款——如果不能拿到全部那至少也应该是大部，因为几百个农民工还眼巴巴地等着领点工钱回家过年呢。为这事鲁鸣放已经陪同执行局的法官跑了好多趟了，有一天曾经去过七家银行的营业网点，结果十几个账号上总共才扣划了不到五万块，离执行标的相去甚远。

忙归忙，蔡云英的案件也很紧急，还好和这个基层法庭的肖庭长私交不错，约好时间，鲁鸣放赶了过去。

第四章 一连串的意外打击 第二节（1）

庭长办公室里，老肖打着哈哈：“鲁大律师也办起离婚案了？”

“老哥什么话嘛！不做案子我吃什么啊？”

“废话少说，你想什么时候开庭？”

“当然是越快越好，如果春节前——”

“不可能！”老肖挥手打断，“我给你看看啊……如果我亲自办的话呢……2月28日，不可能再早了！”

“唉呀，老哥，弟兄我感动啊！有庭长亲自操刀，这回蔡宏伟那个王八蛋有的瞧了！”

“离婚就离婚嘛，和你有什么仇啊？”

“老哥你是不知道啊，这个王八蛋太下作了……”鲁鸣放如此这般把蔡云英的遭遇简单介绍了一遍。

“啪！”老肖猛力往桌面上一拍，一声暴喝：“我要将他绳之以法！”桌面那台时髦的液晶显示器晃了几晃竟然从底座上倾倒下来，鲁鸣放赶忙伸手一接，刚好托住，不曾想手忙脚乱之间把老肖的茶杯给碰地上了，发出“咣当”一声巨响。

门瞬间被推开，隔壁的刘法官冲进来：“发生什么事？”

很快，楼下的保安也冲了过来。

老肖让他们退了下去，他冷静得很快，“你说的那些有证据吗？”

“只有当事人的陈述，还有两份派出所的笔录，上面也只是蔡云英的陈述，蔡宏伟没有承认，但承认动过手。还有，被强制戒毒过一次，有记录。”

第四章 一连串的意外打击 第二节（2）

“行了，这个案子我再帮你往前赶赶……2月17日，大年初九，本来这天我们是不安排开庭的，可以吧，老弟？”

“太感谢、太感谢了！我这就通知他们过来办立案手续。”鲁鸣放立刻将消息告诉了张卓超，接着说，“我的朋友带我的实习生办这个案，呵呵，老哥说得对，我确实好多年没办过婚姻案子了。”

“你呀，是见钱眼开！只盯着经济案件下手。”老肖打趣，“没问题，让你的实习生放开手脚干，把证据搞扎实，把案子办漂亮！我老肖亲自主审！”

“有老哥这话，还有什么可说的？”鲁鸣放站起来，熟练地打开老肖的柜门，从包里掏出两条烟放进去，这是他来之前在超市买的，花了将近400块，“要过年啦，两条烟，表示点心意，老哥你可不能不给我这面子啊！”

“操蛋嘛！和我也来这一套？”

“哦，不要也行啊，”鲁鸣放做了一个要将烟取回来的动作，“其实我真的更想请老哥出去聚一聚，好好喝几杯！上次不算数，我的状况不好。”

说到喝酒，老肖的眼神闪亮了一下，继而摇头，“不行，真的没有时间，我们现在连庭里的年饭还没安排呢。过完年再说吧。”

“老哥你忙吧，知道你事情多，那个案子就有劳老哥费事，这里提前给你拜个早年！”鲁鸣放打完招呼就转身往外走。

“等等！”老肖一把拽住鲁鸣放，变戏法般地将一条烟塞进鲁鸣放的包内，“老哥我虽然钱比老弟赚得少，但这烟呢抽得比你还是强点！拿着，别跟我拉拉扯扯。快走，忙你的去。”

鲁鸣放也就没再推辞，打着哈哈走了。回到车上拿出来一看，蓝嘴黄鹤楼！一条顶俩，这叫什么事嘛！唉，老肖这人呐，鲁鸣放想，还真是个讲义气的好哥们儿。

第四章 一连串的意外打击 第三节（1）

转眼进入二月，年关逼近。忙碌的工作节奏一下子变得缓和起来，无论是机关事业单位还是公司企业，人们的心思很难再集中到手头的事务中去。

男人们呼朋唤友打麻将斗地主，提前开始享受一年难得的放松，女人们则带着老人孩子在各大商场超市优惠促销的商战中展开了厮杀……年味弥漫在武汉的上空，一天比一天浓烈。

所里已经张贴了春节放假公告，除遵循国家法定假期以外，即日起，不再要求坐班。也就是说，比法定假提前四天，凛然所的春节长假就已经开始了，以赵怡倩为代表的内勤组发出了喜悦的欢呼！

但是，郑斌一点也快乐不起来，他不知道该不该回家。师傅给了他一千元，起初他坚决不要，因为他知道过去一个月他没帮师傅做什么事，而张律师带他办理的那件离婚案，师傅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反而补贴了所有开支，郑斌感到过意不去。

鲁鸣放说："每月我支付你五百，如果有你参与的案件，再给予适当的办案提成，这是你应得的，如果我没给或忘记了，你必须理直气壮地提醒我。另外五百是过年的红包，是师傅的一点心意，你要推辞就是寒碜师傅。放心，二月份的工资过年后会给你的，不会从这里面抵扣的，呵呵！"

鲁鸣放又叮嘱郑斌，说你今年是参加工作的第一年，虽然刚刚起步状况还不理想，但还是要回家好好孝敬父母，不在乎钱多钱少、礼轻礼重，重要的是你的这份儿心。父母养育你不容易，知道吗？年前也没什么事情了，给父母买点小礼物，早点回家吧。

第四章 一连串的意外打击 第三节（2）

其实也不完全是钱的问题，所里也把一、二月份的补贴费发给了他，加上以前还有一点点剩余，回家倒也不是太大问题。郑斌家乡虽属贫困县但家境并不是十分困难，郑斌的姐姐早几年就嫁人了，家里只剩下爸爸妈妈两位老人，对生活需求很少，身体也无大碍，过日子还是没有什么问题。

郑斌毕业后回去过一次，住了十几天，爸爸妈妈很体谅孩子一个人在外面打拼的艰辛，早就说过年就别回来了，浪费钱路上又遭罪，找份好工作攒点钱早娶媳妇生孩子才是正道。

郑斌决定不回家，他给爸妈汇去了几百块表示心意和歉意。他要去鄂南看望赵彦，他越来越把握不住赵彦的心思。

如果说赵彦移情别恋了，郑斌是不会相信的，毕竟两人共度了那么艰辛的司考旅程，两人有过那么多刻骨铭心的第一次！再说赵彦不属于美女类型，也相对比较保守。

但是赵彦最近表现出来的冷漠，又让郑斌开始怀疑这份爱情的持久。无论如何，现在是个机会，既然不回家，就去解决这件事。至于赵彦的父母那里怎么解释、是否登门拜访、是不是把关系挑明、又或者是不是在赵彦家过年？这些问题，去了再说。对，电话也不提前打，意外总会带来更多激情与惊喜。

第四章 一连串的意外打击 第四节

不幸的降临总是毫无征兆。

晚上九点不到，郑斌怀着难得的愉快心情走进租住房的单元门楼前，他把右手拎着的那套刚从武汉广场买来的Maybelline化妆品——花了郑斌300多块，不过作为送给赵彦的礼物郑斌感觉很值得——转换到左手，右手伸进口袋掏出钥匙准备开门时，他记得当时自己正在自嘲地想：假若要去见赵彦的父母估计身上剩下的钱连买两瓶像样的酒都不够！

当过于专注的他感觉到身后传来混乱急促的脚步声有点不对劲时，背上已经重重地被踹了一脚！郑斌错愕地转过身来，又是一脚踢在小腹，郑斌的后脑勺猛烈地磕碰在铁门上，一阵昏眩，眼镜似乎同时被甩出去了。

没来得及发出呼喊，没来得及看清对方，又是一个人影逼近，啪啪就是连续几个恶狠狠的耳光，轰隆的耳鸣使得郑斌短暂丧失了听力，眼前闪动的都是金星……恍惚中，又是几个人围过来一阵拳打脚踢。

暴力的停止与发生来得一样突然，自始至终，对方没有说一句话。当郑斌终于意识到要呼叫要反抗时，几条身影已经往小区外跑去……三个，不，四个?

郑斌难以置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一切！他哆嗦地捡起掉在地上的Maybelline，把它们抱在怀里，他蜷缩在铁门前的地上瑟瑟发抖，他泪涕肆流却哭不出声音……他的思维已成空白……

第四章 一连串的意外打击 第五节

鲁鸣放接到通知赶到派出所时，郑斌已经恢复了常态。

鲁鸣放了解了事情的经过，郑斌突然遭受殴打后，邻居闻讯出来察看并拨打了110，刚好同住的王哥刘姐夫妇也收摊回家，他们帮郑斌收拾散落的物品，瘦弱的王哥甚至还追出小区去查询打听，可惜没有人记得那帮人的样子。

郑斌的钱物并未丢失，施暴者显然是有预谋的，在整个过程中也没有说一句话，殴打的方式也不像是为了抢劫。鲁鸣放和郑斌都倾向于是报复和威胁，郑斌社会关系单纯，目标指向只有一个人：蔡宏伟！这个卑鄙龌龊的小人曾经威胁过郑斌和张卓超，说你们要插手我们两口子的事情，要让你们死得很难看！

但是张卓超没有遭到报复，鲁鸣放分析，可能是由于张卓超上下班都是开车，蔡宏伟及其同伙没有能力跟踪，而郑斌步行，这就容易多了。但是，无论是郑斌还是其他人，都没有看清施暴者的长相，一切发生得很快，造成的伤害结果也不算严重。

后来晚些时候，鲁鸣放坚持带郑斌去了医院，检查的结果是头枕部、颧骨青紫肿胀，背、胸、腹部多处软组织挫伤，一颗牙齿松动，血常规检验和X射线检查排除了脏器损伤和骨折的存在，做律师的都知道，达不到轻伤标准，属于轻微伤。

第四章 一连串的意外打击 第六节（1）

把郑斌送回家已经深夜了，鲁鸣放又回到派出所。当晚派出所值班的邱所长是鲁鸣放的熟人，因为鲁鸣放的家也属于这个派出所的辖区范围。鲁鸣放请邱所长出来宵夜，两人边吃边聊。

邱所长说："得知被打的人是律师，我们也很重视，受害人说你是他师傅我立刻就给你打了电话，后来又通知了你们的丁主任，丁主任马上向律协汇报了，后来司法局也来电话询问情况并敦促我们尽快查明案情。"

邱所长咕咚了一口热茶，接着说："鲁老弟啊，我们压力不小呢！眼看就要过年了，人手少任务繁重啊。由于情况紧急，我们已经请蔡宏伟辖区的派出所协助调查，人家行动很快、很负责任，回复我们说，查过了，蔡宏伟和他那帮狐朋狗友在一起打牌，他们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据。你刚才也去了医院，构不成轻伤就不好办了，你说呢？"

鲁鸣放怎么能不清楚？定抢劫吧，现场看不出抢劫的迹象，作案手段也不符合抢劫的特征；定故意伤害吧，达不到构成犯罪的程度，况且嫌疑人有不在现场的证据。更重要的是，无论定什么罪，上哪抓人去？春节前是犯罪高发期，警力有限、精力有限，立案容易破案难，破案率可是考核的硬指标！

鲁鸣放也知道，郑斌这事也就只能这么着了，查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的。除非，这真是一起抢劫犯罪，而那几个罪犯在别处犯案时栽了，把这档子事一并给交代了。

"邱所长，你看能不能这样？"鲁鸣放给邱所长递上一支烟并点上，"做个案子搞呢是有难度，你们年关时也特别忙，我们理解。但是，咱们这律师的权益也得维护吧？你看人家小伙子依法履行职责代理个普通案件都得不到人身保障了，也挺寒心是吧？"

第四章 一连串的意外打击 第六节（2）

“那个蔡宏伟五毒俱全不是个什么好货！”邱所长恨恨地插言：“有证据的话我们肯定办了他！可是——”

“所以说嘛，邱所长，我们不会为难你们的。”鲁鸣放宽慰他说，“这不，现在有受害人的报案，也有些间接证据佐证，你们看能不能先以涉嫌为由让蔡宏伟来协助调查？主要的目的就是警告他，让他感到震慑，至少不能再有新的伤害行为发生。”

“这个要求可以。明天我就安排下去，把蔡宏伟传过来，好好敲打敲打他。他心里会有数的，在我这个片区，他绝对不敢再乱来！”

“那就多谢所长了！时间不早了，您还要值班，您看今天酒也没喝，真是抱歉呐。”

“九条禁令嘛，值班时间是绝对不能喝酒的。那什么……司法局那边？”

“放心吧，所长！明天我会和丁主任一起去向局里和律协汇报的，我们会特别指出公安对案情的重视以及所做的努力的！对了，邱所长，那个不予立案的结论能不能尽量往后拖一拖？”

“噢，为什么？”

“您看，如果果真是蔡宏伟所为，拖着的话，意味着调查还在进行，结论还没做出，这对他也是个压力嘛。万一我们的律师再受点言语威胁什么的，还不得靠所长您再把那玩意儿请过来协助调查吗？”鲁鸣放特意把“请”字咬得很重。

“哈哈，你呀，老弟……”

“哈哈……老哥，辛苦您啦！”

第四章 一连串的意外打击 第七节（1）

距离事发整整二十四小时后，脸上青肿、全身疼痛的郑斌抵达了鄂南的这个城市。此时他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把赵彦紧紧地搂在怀里，任由赵彦轻抚自己全身的瘀伤、把泪水洒落在他的胸膛上……此时女友——不，老婆——的慰藉就是最好的治疗。

郑斌拖着饥寒交迫、酸痛不已的身躯来到汽车站对面的一家旅店开了房，80块，郑斌咬咬牙把钱交了。进入房间，往床上一躺，就开始拨打赵彦的手机，他暂时忘记了伤痛和旅途的疲惫，他在反复琢磨赵彦面对这份惊喜可能出现的反应。

不料电话从头响到尾也无人接听，再拨、再一次拨……郑斌脑子里开始出现各种乱七八糟的猜想，其中最残酷又最浪漫的就是：如果赵彦也想给我一个惊喜，此刻正在去武汉的路上怎么办……

“喂，郑斌！”通了！已经不记得是第几遍拨打了，赵彦那熟悉的声音终于传来，还透着某种兴奋。“对不起啊，刚才我和同事在KTV唱歌，听不见手机。你在哪啊？回家了没有？”

郑斌心情大好，“你猜！”

“别闹了，我不猜！同事们还在等我呢。”

“我在你们这儿汽车站对面的君如归旅店！就在你身边，呵呵，我来看你啦！”

“……”一阵较长时间的沉默，赵彦的声音已经变得有点冷冷的，“你没开玩笑吧？”

“是真的！我刚住进来，308房。你快来吧，我想死你啦！你要不信就打我房间电话，号码是6360……”

第四章 一连串的意外打击 第七节（2）

赵彦没吭声就把电话挂了，郑斌茫然疑惑，正考虑要不要重新打过去时，房间电话响了，赵彦还真的进行了求证，但只简短说了几句又挂了："我知道了，我去和同事告个别，你现在不要再打我电话，等会儿我联系你。"

郑斌已经全然没有了任何喜悦的心情，陌生的态度、陌生的语气、陌生的冷静、陌生的处置……赵彦，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赵彦了。

在忐忑不安地等待了将近四十分钟后，房间电话终于再次响起。

"你下楼吧，出门后往右一直走，大约五百米，路边有一家汇缘亭茶馆，你进来后找 3 号包厢。"

"你上来吧，我需要你！不，不是那个意思，有一些情况……"

"郑斌，我不会上来的。这里是我家乡，是我工作的地方，这个城市很小，你住的那个地方又太乱。你过来吧，时间不早了，我最多一个小时后必须回家。"

郑斌忽然想明白了，现在早已不是在一年前的武汉，早已不是大学旁边见怪不怪的情侣出租屋！现在他面对的是这个城市人大副主任的女儿、法院院长的侄女、法院现任编制内的书记员、以后的准法官！

他现在面对的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傻乎乎愿意付出、愿意跟他共一个盆吃饭的女学生，而是具有身份地位的国家公务人员！物理上的距离只是表象，心理的差距才是难以消灭的。有那么一瞬间，郑斌真想掉头回武汉，不，是回自己鄂西北的那个温暖的老家。

第四章 一连串的意外打击 第八节

郑斌是第二天上午才离开的，他还是选择回武汉，回到自己的出租房，王哥和刘姐也回老家过年了，就他一个人。

整个春节假期，除了除夕、初一给爸妈、给师傅打电话问候、拜年以外，郑斌没再与任何一个同学联系。

平生第一次，郑斌自己给自己过年，自己下厨、自己搞卫生洗衣服，有规律地看电视和上网，有规律地睡眠，还拿出司考的法规有选择地进行了温习。但是，这些只是表象，越是一反常态地过着平静而有规律的生活，郑斌越是锁闭了自己与外界沟通交流的窗口。

他始终深陷在自己遭遇的循环打击中不能自拔——求职、生存、贫困、遇袭、失恋……

在合家团聚、喜气洋洋的除夕之夜，我，郑斌，一个所谓的天之骄子，却有家不能回！

在成双结对、携手漫步的人群当中，我，郑斌，一个堂堂的青年才俊，却只能孤独地龟缩在斗室，一个人治疗心灵和躯体的双重创伤！

平心而论，对于和赵彦的恋情不能善终这个事实本身，郑斌也不是绝对不能接受，更不是从来没有预料。肖伟和那个班花榴莲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他们俩最终都必须分手，那么郑斌和赵彦的结局简直就成了必然！

事实上，还没等毕业呢，那些大二、甚至大一就开始牵手的小情侣剩下的已经不多了。这个社会很残酷，毕业后的就业去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众多爱情的归属。

令郑斌伤感或者说难以接受的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没有太多预兆的前提下、在郑斌最需要关怀和鼓励的情况下、在春节这种特定的氛围中，事情的发生有点突然！

虽然郑斌不愿意承认，但他清楚，真正摧毁的，是郑斌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心，以及，他追求成功的努力！

第四章 一连串的意外打击 第九节

那天晚上，在那个叫做汇缘亭的小茶馆，赵彦并不是如郑斌想象的那样冷漠和不通人情。

抚摸着郑斌脸上和身上的累累伤痕赵彦哭了，哭得很伤心。

知晓郑斌的艰辛与不易，赵彦感动了。她苦苦哀求郑斌能够放下尊严来她身边。

赵彦也说了不存在什么第三者，也不是家庭存在什么粗暴干涉。但同时，赵彦也坦诚，距离，包括心灵的距离是客观存在的且带来直接的危害。赵彦说感情永远不会消失，但不再强大到让她永远坚持，赵彦还说其实不必要说分手，这个时候说分手太残酷。赵彦甚至等到凌晨两点茶馆必须打烊时主动提出去郑斌的房间，说即使是最后一次也愿意毫无保留……

但是，那晚郑斌异常地清醒与冷静，他知道很多话只是女孩子屈服于感情的一时冲动，赵彦不美但她仍是女人，是女人就容易沉浸于意境屈服于感性而临时丧失理性，但恢复了理性的女人便会变得坚硬，带给你周而复始的伤害！

郑斌压根不是恋爱高手，更不具备阅读女人的本领，他那晚的理智和冷静仅仅来源于赵彦的一句话！他们俩见面赵彦说的第一句话：

“你怎么不和我商量就自作主张过来？你知道你带给我多么大的麻烦？你说我是留你过年还是赶你回去，你说到底想要我怎么做？”

事实上郑斌的理智是正确的，当他们走出茶馆互道珍重时，郑斌看到的是一个职业、礼貌且冷静的赵彦。

那个曾经与他牵手、和他依偎、共一个饭盒吃饭、给他信心、光着身子在他身下娇嗔“你要敢再碰别的女人看我不切下你的……”的女孩已经永远消失了。

他们的爱情埋葬在了毕业典礼的那一天。

第四章 一连串的意外打击 第十节

除夕夜，赵彦发来短信，很长很长，春节愉快、事业进步、前程无量、勇往直前、会有更优秀更适合的女孩等着你、给你幸福、伴你一生……等等等等。郑斌短短回复了四个字：“谢谢祝福！”随即，将赵彦的名字从手机通讯录中删除。

删除的是记录，留下的是记忆……

第五章 拿什么来拯救你 第一节

鲁鸣放大年初三那天带田露露和毓儿回长春了。

父母年事已高且固执，执意守着自己的窝，说哪儿也比不上自己的家好。武汉的气候，尤其是冬、夏两季确实不适合老年人生活，母亲倒是愿意生活在儿子身边，无奈犟不过倔老头，两位老人在武汉生活的日子最长一次也就一个月。

鲁鸣放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分别在大连和通化工作，三兄妹商量好了，每年春节保证有两个儿女陪在老人身边，另一个则在配偶家过。而事实上，鲁鸣放每年都回去了，因为他知道妹妹毕竟是别人家的儿媳，多去公婆家走动是很有必要的。

这一年鲁鸣放原本打算在武汉过年，但弟弟打电话说，哥，我在家只能待几天，单位正上新项目，赶进度呢。这样，初三那天全家回长春了。

鲁鸣放并不知道郑斌春节一个人孤独地待在武汉的出租屋内，他初六就打电话提醒郑斌要掌握好返回武汉的时间，千万不能耽搁初九的开庭。

初八鲁鸣放再次与肖庭长核实了开庭日期有没有变化，对于张卓超鲁鸣放完全放心，无论是功底、经验还是临场应变能力都很出色。但是郑斌，由于是第一次出庭，鲁鸣放特意打电话叮嘱：

“你的主要任务是做好开庭笔录，帮助张律师按目录整理好证据材料，多听多学多观察多思考。在法庭调查阶段你不要发言，注意体验质证技巧。辩论时让张律师主要发言，如果你认为有张律师遗漏了而又属于必须强调的观点，你可酌情进行补充。开庭前与张律师沟通好，主要是分工问题。

婚姻案件是很特殊的一类案件，看似简单实则充满风险，这个你自己已有切身的体会。师傅要告诉你的是，在法庭上要避免矛盾激化，涉及隐私等敏感问题时，可以模糊处理，不可深究。毕竟，很多

事情我们听到的都是一面之词，当事人受情绪、固有观念的影响或出于某种目的，有时会夸大甚至杜撰事实。毕竟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婚姻，真实情况永远只有当事人双方才清楚，我们能做的只是按照法律规定为委托人争取更多权益。

郑斌你要给我记住，无论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去干预婚姻当事人的自主选择！如果在法庭上双方表示愿意和解、愿意撤诉、愿意重新开始，你绝对不能去加以阻拦！绝对不能！对于婚姻和感情我们外人没有主观评判的权力，不能依照我们对婚姻的理解、我们的价值观，甚至法律对感情是否破裂的所谓标准去判断别人的婚姻和感情！他们如果愿意和好，就让他们和好好了！我们只要尽职尽责就行。

我反复强调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年轻律师容易意气用事、过于投入，情急之下甚至把自己置身于当事人而不是代理人的地位！好了，最后啰嗦一句，一定要注意自我保护，人生安全是第一位的。”

第五章 拿什么来拯救你 第二节（1）

蔡云英离婚案如期开庭。

鲁鸣放的担心有点多余。蔡宏伟从头至尾都是一副痛心疾首、痛改前非、追悔莫及、幡然悔悟的样子，让主审法官肖庭长、书记员以及两位律师彻底见识了一番街头晃晃的拙劣表演。

他坚定地否认夫妻感情已经破裂、真诚地请求老婆原谅、赌咒发誓一定改正缺点错误、希望妻子看在两个孩子的份儿上回心转意。

郑斌很失望。从蔡宏伟出现在法庭，郑斌就一直牢记师傅的教诲，把于公于私对蔡宏伟的愤恨深藏在心里，尽量装得像没事人一样。

张卓超起初也有点担心郑斌会流露出仇恨，甚至会找蔡宏伟进行理论或对质，在瞥了郑斌几眼以后也就放心了，尽管他发现这个小学弟脸色有点不正常地涨红，握笔的手似乎也微微颤抖，他想这也许是第一次出庭难以避免的紧张吧。

其实令郑斌真正失望的是蔡宏伟的表现，他原本以为蔡宏伟会在法庭上很嚣张，会对原告方的证据大肆反击，他很期待张卓超律师出演一场精彩的攻防战，让那个厚颜无耻的下流胚输个精光！

不料蔡宏伟整个似条赖皮狗，无论原告出示或展示任何证据，他都只可怜巴巴地望着审判长说一句："我认不到字，我也冒得钱请律师，我对不起我老婆，我不同意离婚。"至于证据的内容，无论法庭怎样询问他就是不发表意见，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

而对于审判长的发问，蔡宏伟不是装聋作哑，说忘记了不记得了，就是旁顾左右而言他，反正我不离婚两个伢太可怜了。由于被告的不配合，法庭调查只得草草收场。

进入法庭辩论，蔡宏伟的表演也进入高潮，全然不顾原告席上妻子仇恨的眼光以及法官、书记员、代理人难以抑制的鄙视与不屑，忘我地投入到悲情的角色当中，俨然自己成了遭到遗弃的怨妇，其间数

度声嘶力竭、捶胸顿足、泣不成声、寻死觅活……审判长不得不终止了这种毫无意义的辩论。

第五章 拿什么来拯救你 第二节（2）

老肖询问双方是否同意调解，被告蔡宏伟抢先忙不迭地点头表示愿意，张卓超低声征求蔡云英的意见，孰料一向懦弱忍让的蔡云英“腾”地站起来毅然决然地大声说：“不同意，坚决不同意！”

蔡云英手指着蔡宏伟，脸色因为愤怒而苍白，整个手臂都在颤抖，嘴唇哆嗦，嗫嚅了好几次才调整过来：“法官，他在演戏！别人来逼债他就是这样，说哭就哭的、说下跪就下跪的，只要能借钱给他，他跪下磕头都像点头一样容易。等别人一转背，他就说别人是个苕货（武汉话：蠢货），哄苕货跟哄崽一样！等别人一走，他就变本加厉折磨我、侮辱我……你们千万不能相信他的鬼话呀——”

蔡云英话音未落，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那个一直装可怜的猥琐男人以一种异常迅猛灵活的速度翻身爬上了身后的窗台，一只脚在里一只脚悬空跨坐在窗梁上。

“你想干什么？立即下来！”老肖几步冲了过去，但停止在几米开外，“有什么话下来说，这里是法庭，是讲道理的地方。”

“冒得崽冒得老婆了，老子还活着搞么事……”蔡宏伟夸张地嚎啕着，手和脚拍打着墙壁和窗台，后脑勺把推开一半的铝合金窗架撞得砰砰直响。

所有的人都相信蔡宏伟是在演戏，但这个审判厅毕竟位于三楼啊！这要是真摔下去后果可就严重了。老肖对张律师喊：“你赶紧去通知其他人和保安上来！”又对书记员说：“去，报110。”

法庭的其他人员马上赶了过来，两个保安准备前去将蔡宏伟拉下来，蔡宏伟高喊：“谁敢扯我我就跳！反正我不想活了！”庭长老肖做手势让保安退后，与蔡宏伟保持一定距离。

众人好言相劝，劝蔡宏伟下来，有话好好说，如果不想离婚，就要拿出实际行动来，制定具体的改正措施，求得老婆的谅解……

另一边张卓超低声劝原告蔡云英，“你先说句软话，先哄他下来，事情这样僵着也不是个事。”

不料蔡云英鄙夷地说：“他越这样我越不可能与他和好，以前我是怕他，现在我是瞧不起他！”

张卓超解释：“我们也没有让你表什么态，只是先把他哄下来，万一出事不好收拾嘛。”

第五章 拿什么来拯救你 第二节（3）

蔡云英道："没有用的，他这边下来，等下出门他又会滚马路的，他这个人没有脸皮，就会演戏……"

此时老肖也在心里狠狠地骂："他妈的这个无耻的玩意！先哄你下来，等你下来后老子立刻申请办你的拘留！你还敢以这种方式威慑法庭！你竟然使用这种手段扰乱法庭秩序！"

心里骂归骂，办法还得想。他吩咐另一个法官把发生的情况赶紧向院里汇报，又安排保安去一楼的窗台下察看情况，老肖知道窗下是一道土坎，窗户距围墙还有大约五米的距离，中间种有几棵树，老肖担心的是地面有石头、砖块什么的，这个蔡宏伟万一掉下去摔在石头上就麻烦了。

这边跨骑在窗台上的蔡宏伟已经换了一张嘴脸，指着蔡云英破口大骂："你个婊子你做得出呀！想跟老子离婚？你想偷人想疯了，敢跟老子离婚？！你还喊两个鸡巴律师来威胁老子——"

突然，一个暴喝的声音打断了蔡宏伟的恶毒辱骂："你像个什么男人啊？耍无赖！有种你就跳啊！"

众人惊愕地发现，说话的竟然是那个一直默不作声的实习律师郑斌！

没有任何犹豫、没有任何前兆，蔡宏伟跃出了窗口，仿佛接到了一个期待已久的命令一样！

"砰"身体接地！

"哎哟哇——"凄厉的哀嚎响起。

一刹那，所有人都惊呆了！

郑斌像尊雕像似的矗在那里，大脑一片空白。

张卓超难以置信地张着嘴。

蔡云英脸色变得惨白。

正在汇报情况的老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人呢？一秒钟前还在，莫非……

片刻，回过神来的人们涌向窗口……

地面的土坎上，蔡宏伟在极度张扬地扭曲嚎叫，刚好赶到的保安震惊得束手无策。

大年初九，在人民法庭，离婚诉讼的被告，被逼跳楼了！消息像长了翅膀，飞向法院、公安、司法局、律协、律师事务所……

第五章 拿什么来拯救你 第三节（1）

这下子把祸闯大了！坐在司法局公律科的办公室，正在接受调查的郑斌胆战心惊地想。和他一起的还有张卓超、丁主任、詹副主任，以及刚刚赶回武汉的师傅鲁鸣放。

他不知道的是，事情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蔡宏伟这一跳反倒成了受害者，他伤势并不严重，脑部受轻微震荡、左臂关节落地时因撞击和扭曲而脱臼，别无大碍。

但让蔡宏伟逮住了这个机会就不会轻易放手，他吊着臂膀、头缠绷带、面若菜色地出现在省、市、区三级人大，政府，公安，法院，司法局的信访接待部门，讲述自己的凄惨遭遇，把自己演绎成为一个不公正审判的受害者、被法官和律师联手逼上绝路的弱势市民。

他强烈要求追究“凶手”郑斌的刑事责任，强烈要求法院和司法局对他进行经济赔偿，并且要“负责到老！负责到死！”有投诉就得有响应，考虑到投诉问题的敏感性和严重性，人大和政府均责成法院和司法局查明事实真相，依法处理，妥善解决矛盾。

开庭期间诉讼当事人跳楼——哪怕仅仅只有三层，哪怕加上地面的土坎实际高度也就二层半，这对于法院而言是起极其尴尬的事件！说严重点可能是一起责任事件。

法院调查小组了解情况后松了一口气，认为法院在审理案件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并无不妥。

审判人员严格依照程序办事，公正廉明无任何偏袒、用语文明规范、对于被告的不配合进行了积极的教育并保持了高度的克制；被告情绪激动并做出过激行为的直接原因在于原告决意离婚的态度和原告代理律师“欠理智的言辞刺激”；审判人员对于突发事件处置措施得当，有110报警及出警记录、区院值班领导电话内容记录、对值班保安的询问调查笔录、参与处置事件其他工作人员的汇报材料等加以佐证。

第五章 拿什么来拯救你 第三节（2）

司法局的回应也是针锋相对。

该案代理律师依法接受委托且免费提供优质服务，体现了当代律师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使命感。律师接受委托以后尽职尽责，其行为完全符合《律师法》的规定。本案实习律师郑斌曾遭受暴力殴打和恐吓，其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虽然没有证据可以直接证明该行为的实施者是被告蔡宏伟或蔡宏伟指示他人所为）！实习律师郑斌牢记使命，协助指导律师出庭参加诉讼活动，经查，其代理行为并无不妥。

人民法院是庄严神圣的审判场所，人民法院有义务有责任维护审判秩序、保护一切诉讼参与人的人身安全，包括代理人的人身安全。对于扰乱法庭秩序、采用谩骂、侮辱、诽谤言论进行人身攻击的不法行为必须予以制止。

本次庭审没有安排在加装了护栏的二楼正式审判厅而是临时安排在没有护栏保护的三楼会议室进行，使得被告人有了采取过激行为的客观可能。涉案被告采取自残方式胁迫原告，代理律师为防止事态扩大，主动配合法庭工作，及时对原告展开耐心说服解释并请求原告出面规劝被告，其行为处置得当。被告最终的受伤是其自身故意或过失所致，与代理人的行为、言论并无直接因果关系。

不难看出，法院的意思是，律师的言论是诱因之一；司法局的意思是，法庭对于诉讼参与人的人身安全保护不力。法院和司法局都在最大限度地维护己方人员的权益。

双方一致之处在于，综合被告人蔡宏伟的历史表现和庭审表现，均认为蔡宏伟本人对于事件本身负有直接的、唯一的责任，对于所造成的后果蔡宏伟应承担全部责任。

当然，这是对外层面的反应。

第五章 拿什么来拯救你 第四节

对内呢，法院方面还好，主要是通过事件加强了安全防范意识，同时修订和完善了突发事件的处置预案。

而司法局方面对于代理人的行为有无违反律师法的规定、行为与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代理人应否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代理人的行为应否受到协会惩戒或司法行政处罚形成了不同的意见，且分歧很大。

坚持有过错一方认为：实习律师的言行直接刺激了情绪不稳定的被告，并导致犹豫不决的被告立即跃出窗外，该言行与被告受伤的后果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这也是被告四处投诉控告的最有力理由，无法加以掩饰也不能加以回避。给予惩戒或处罚有利于教育本人。

坚持一方举例说：有人准备跳楼，围观群众起哄，导致轻生者丧失了最后的理性坠楼而亡。这种情况下，虽然司法实践中尚无追究起哄者责任的先例，但那并不等于说起哄者没有责任，而是事后无法确认起哄者。

反对一方则认为：被告一贯表现恶劣，纵观被告在整个庭审过程中的表现，可见被告是蓄意甚至蓄谋为之，是一种表演。我们察看过现场，场地平整且土质松软，突出的土坎至少降低了两米以上的高度。被告骑在窗梁上早就洞悉地形，也早就选好了坠落的地点，他故意使用谩骂、侮辱的语言刺激代理人，就是为了挑拨起代理人产生对抗心理，他在故意制造策划事端，以期掌握把柄。

反对方也举例：有人准备跳楼轻生，施救人员在营救过程中，为了营救的需要，也会采取某些心理战术，以期分散对方注意力，其中就包括故意使用刺激性言辞，若此时轻生者跳楼，难道要施救人员承担责任吗？毕竟意图跳楼在前，营救行动在后。回到本案，截至目前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蔡宏伟究竟是受到刺激语言而跳还是自身刚

好失去平衡坠落？是“闻言”而跳还是“言”、“坠”在时间上的巧合？这同样是一个没法查明的问题。

当然，反对方也承认，实习律师第一次出庭，遭遇突发情况心理准备不足，经验欠缺，情绪控制不力，以致授人以柄。但是，实习律师此前遭受暴力恐吓与殴打，心理存在抵触和对抗情绪也在情理之中，为保护年轻律师的成长，宜以批评教育为主。

?五章 拿什么来拯救你 第五节

在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行业内部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惩处规定。惩处分为两个层次，惩戒和行政处罚。

惩戒由律师协会的惩戒与纪律委员会做出，惩戒的方式包括：（一）训诫；（二）通报批评；（三）公开谴责；（四）取消会员资格。主要是针对律师违反《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的行为，惩戒的依据是《律师法》、《律师协会章程》和《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试行）》。

而处罚则由司法行政主管机构做出，行政处罚分为：（一）警告；（二）没收违法所得；（三）停止执业；（四）吊销执业证书（还有对律师事务所的处罚，这里就不赘述了）。针对的是律师违反《律师法》的相关行为且情节相对比较严重。处罚的依据是《律师法》、《行政处罚法》和《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简单区分一下，惩戒是协会内部的处分，可以理解为是针对较轻的违反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行为的处理；处罚是一种行政处分，针对的是相对较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

对待本次事件，基本上倾向于由律协惩戒和纪律委员会进行必要的惩戒，主要是起到教育帮助的作用，而行政处罚则会给一个年轻律师的成长带来比较重大的负面影响。

不过，在没有做出正式结论以前，内部的分歧与争论是不会公开的，更不会传到郑斌耳朵里，要不……郑斌就不会干傻事了。

第五章 拿什么来拯救你 第六节

在接受调查期间，郑斌被暂时停止执业。张卓超律师在处置过程中不存在任何不妥，因此没受牵连，作为指导律师的责任问题，鲁鸣放揽了过去："我是所里指定的指导律师，如果郑斌在这个案件处理过程中需要负什么责任的话，当由我来承担。如果一定要处罚就处罚我好了，张律师只是代办案件，指导律师还是我。"

郑斌惴惴不安、懊悔万分！

他万万没有料到，一句"你像个什么男人啊？耍无赖！有种你就跳啊！"的气话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这下想不出名都难了，并且是在省、市、区三级的政法机关范围之内，但不是好名声，而是处罚和巨额赔偿，这将成为一个笑谈、一个传说伴随郑斌的整个执业生涯。

有传言说，郑斌可能会被吊销执业证书，最轻也会是个停止执业一年的处罚。至于实习，事实上已经终结，一个被吊照或停业的人还有实习的必要吗？事实上，郑斌想，我已经被停业接受调查了。

还有巨额赔偿。据说那个杂碎蔡宏伟提出了十多万元的赔偿请求，并且要求政府养他到老！天啦，别说十万就是一万也绝对不是郑斌可以承受得了的！这下子受害的可不仅是自己，还连累了师傅！

第五章 拿什么来拯救你 第七节

在这个三月寒冷的夜里，郑斌伏在长江二桥中央的栏杆上，眼睛紧紧盯着深处缓缓流过的江水和江面上点点过往轮船的灯火，他黯然神伤，这个都市的繁华、那些霓虹灯后的欢乐都不属于他！也许，我原本就只能属于鄂西北的那个小县城，也许我压根就不应该考什么大学，也许我根本就不是干律师的材料……

郑斌想到年迈的双亲和他们的期待、想到赵彦的离去和她眼中似有若无的轻蔑、想到年前那场莫名其妙的殴打、想到自己刚刚经历过的这个委屈的春节……郑斌开始抽搐、继而发出哭声……

或许，是郑斌待在栏杆旁的时间过于长久引起了监控室内值班人员的注意，或许是郑斌的抽搐与哭泣引起了巡逻交警的注意，一则无线讯息在空中传递：

“972、972车注意，你前方××号桥墩××号栏杆处有一可疑年轻男子，怀疑轻生，请立刻前往查看并处置。重复一遍……”

一辆巡逻警车悄然在离郑斌大约十米远处停下，两个巡警无声地靠了过来。此时郑斌虽然早已适应了身后桥面上奔流不息的车辆所带来的呼啸声和桥面的震动，但是不断闪烁的警灯还是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侧身回头，猛然发现两条黑影快速扑了过来，郑斌一个激灵，做出了一个令巡警、也令郑斌自己难以置信的举动，他嗖地一下子翻过栏杆站到了外侧狭窄的边沿上！用一只手抱住栏杆，另一只指着围上来的巡警高喊：

“别过来！”郑斌的反应完全是下意识的。

其实意识的深处他想说的是，别过来，我没准备要自杀啊，不要逼我！谁逼自己？是谁逼自己翻过栏杆？郑斌完完全全没想明白。

巡警立刻用对讲通报情况。紧急预案迅速启动，离大桥近在咫尺的解放军某医院派出救护车和急救人员，长江水面救援快艇急速朝事

发地点开过来，更多的援救与解救人员正在赶往现场。接到线索的电视台也火速派出记者……

第五章 拿什么来拯救你 第八节

跨立在数十米高的江面上，强劲的江风猛烈灌入耳中，此前一直静静流淌的江水忽然发出低沉而巨大的声响，像一部黑黢黢的绞杀生命的机器。

郑斌感觉到身体开始飘浮，他很晕眩，但不久变得十分清醒，原来，解脱可以如此容易！或许，自己需要的正是这种解脱！

由于救援车辆的灯光刺眼，郑斌看不清脚下是什么情况，是直接通往天堂的坦途？还是隔离了其他管道、围栏或阻拦网？郑斌冷静地想，既然跨出了第一步就没有回头的必要了，这个人世没有什么值得留念的！等下跳时，我要铆足了劲往外跃，远离那些可能存在的阻碍。

想到这，郑斌笑了，至于栏杆内侧那几个人在说些什么，他没听见，也不想听见……

武警某特警支队的士官小蒋和小王具有丰富的现场救援经验和准确的判读能力——尤其是在这座宏伟却又被称为自杀天堂的长江二桥上执行过多次救援任务以后。

他们来到现场后一直不动声色地隐蔽在救援车的阴影中仔细观察和等待机会。这个轻生者与众不同，他不叫喊不述说不应答不理睬，他几乎对于身后的救援努力无动于衷。士官小蒋和小王知道，这个人已经沉浸在自己营造的氛围中，劝说和沟通将无济于事，必须断然采取解救措施。

他们悄声通报了自己的判断，须臾，通话器中传来约定的暗语，这是批准行动的信号。

小蒋对小王做了一个分工手势，意思是由小蒋本人从下面抱住目标的双腿、小王快速跃起紧扣目标扶在栏杆上的手和上身，然后合力将目标转移至栏杆内的安全地域。这套动作他们经过无数次演练，已经配合得天衣无缝。小蒋弓起身子，低声通过送话器说道：

“3、2、1，行动！”

话音刚落，一辆停在旁边的特种救援车“唰”地一下开启炫目的强光灯，将目标区域照射得如同白昼，那几个训练有素的现场劝说人员猛地闪开空挡，小蒋和小王如离弦之箭十分默契地在强光的掩饰下扑了过去，1秒不到，目标已经被牢牢控制！解救成功！

郑斌在强光突然照射的那一瞬间什么也看不见了，他旋即松开紧抓栏杆的右手，大喊一声，朝黑暗扑过去，等待石破天惊的那个时刻。

然而，几乎同时，几双大手有力地将他刚刚倾斜的身子死死地拉了回来，他重重地磕碰在坚硬的栏杆上。没等反应过来，身子已经腾空而起，然后啪的一声被掼倒在坚实的桥面上。

郑斌哇地一声哭了，不知道是因为获救还是遗憾，但在他心里，一种踏实感、归属感、欣慰感、后怕感油然而生……郑斌随即陷入昏厥。

第五章 拿什么来拯救你 第九节（1）

在医院的急症留观室，郑斌早已清醒。刚刚警方已经找他问话，他把经过如实说了一遍，但是没有说自己的职业，他觉得这是种耻辱，是对这个行业的羞辱！警察要求他说出在武汉市的工作单位和联系电话，他说没找到工作呢，但还是把师傅的电话告诉了警察。

鲁鸣放风风火火地赶到医院，他与通知他的警察先见了面，听取了情况。他如实告知自己和郑斌的真实情况，解释了这个孩子近来的种种遭遇，恳请警方只进行备案，不要进一步宣传扩大。

警方表示理解，承诺此事只会记载于出警及处置记录中。但警方提请鲁鸣放注意，电视台对现场进行了采访，这类现场成功解救的突发事件是不可多得的题材，事情若要缩小影响范围，需与电视台进行沟通。

鲁鸣放推门进入留观室，就看见两个WHTV记者，一个扛着摄像机进行拍摄，另一个年轻的男记者正手持话筒对郑斌进行采访。看起来采访不顺利，因为郑斌一声不吭，而记者正在不停地劝说。鲁鸣放几个大步跨过去，将那个手持话筒的记者拉了一个趔趄，另一只手遮挡住镜头，他阴着脸沉声说："我是他的兄长。我不希望在这样的时刻让你们打扰他！"他缓和了一下情绪，接着说："两位，你们辛苦了……能否移步外面，我希望先私下谈谈，好吗？"

第五章 拿什么来拯救你 第九节（2）

三人来到院中的石凳上，鲁鸣放向两位记者郑重地鞠躬致歉，然后把自己的名片递给记者。

“哦，你是律师？那么那个小伙子是……”

“他也是律师，他叫郑斌，实习律师，我是他的实习老师，也就是师傅。”

接着，鲁鸣放详细介绍了事件的整个发展经过，除了当事人的姓名，其他并无隐瞒，包括郑斌可能面临的处罚。

最后，鲁鸣放说：“我诚挚地希望贵台能够手下留情，万万不可毁了这个孩子啊！他现在已经绝望到这个地步，假若媒体再大肆报道，后果不堪设想呐！我知道你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警示世人，是为了让人们珍惜生命，可是也要区别不同情况吧？否则与谋杀无异！”

两位记者虽然心有不甘，但还是认为事关重大，便与台值班领导进行了汇报。鲁鸣放又在电话里向台领导复述了一遍前因后果，经过一番磋商，最后值班领导做出表态：

第一，播出不能取消，这是电视台的职责所在。第二，突出报道武警官兵和出勤警方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尤其大力宣传成功实施营救的官兵的事迹。第三，涉及郑斌的容貌及显著特征均以马赛克进行处理，因为是夜间拍摄，光照有限，正面需要处理的镜头不多。第四，报道不涉及郑斌的姓名、工作单位和职业，一概以“某青年”和“因个人原因”代替。第五，不播放事后的采访。

鲁鸣放向值班领导和两位记者表示深切的感谢，并相约日后一聚，让郑斌亲自敬酒答谢，值班领导和记者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第五章 拿什么来拯救你 第十节

疲惫不堪的鲁鸣放去收费处结清了有关费用，把郑斌带到车上，打着火，打开暖风，并不起步，默默地听着CD播放的曲目。

郑斌受不了沉默的折磨，终于开口："师傅，我——"

鲁鸣放不等郑斌说完，毫不留情地狠狠扇过去几个耳光！郑斌对此似乎已有思想准备，没有躲避也没有反抗。

鲁鸣放开始爆发了："郑斌我告诉你，如果你承受不起这顿教训，再去寻死觅活的话，只管去好了，师傅我陪着你！"

"你他娘的好歹也是个律师，你不嫌丢人，我替你丢人！你说说，这要是让司法局知道了，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认为你企图以自杀来胁迫组织，他们会认为你和那个蔡宏伟是他妈的一路鸡巴货色！"

"你怨恨我也好，想不通也罢！我们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师徒关系，但只要我还是你的师傅一天，就是你兄长！就是你爹！有什么过不去的坎？有什么解不开的结？你难道就不能告诉我？我是你的师傅啊，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师傅？"

鲁鸣放痛心疾首，说不下去了……

郑斌哭了："对不起，师傅——"

"你没有对不起我，郑斌呀，你是对不起你的父母双亲呐！他们辛辛苦苦把你养大，送你读书，你他妈的狗屁孝道都没尽过！你就……你说说，刚才你他娘的有个三长两短，让我怎么向你的双亲交代……你要为师的拿什么来拯救你？"

郑斌泣不成声……

鲁鸣放也流泪了，他拍拍郑斌的肩膀："郑斌呐，以后可万万不能再做这种傻事了啊。丢掉包袱，好好努力好好活……师傅只能带你一年，以后的路要靠你自己走。"

郑斌嚎啕不已，大声嘶喊："师傅，我错了！我再也不会让师傅操心了……我会令你自豪的！一定……"